古文觀止讀本

【目錄】

周文

鄭伯克段于鄢……（周文•左傳）……一
石碏諫寵州吁……（周文•左傳）……六
鄭莊公戒飭守臣……（周文•左傳）……八
臧哀伯諫納郜鼎……（周文•左傳）……一二
季梁諫追楚師……（周文•左傳）……一五
曹劌論戰……（周文•左傳）……一九
齊桓公伐楚盟屈完……（周文•左傳）……二二
宮之奇諫假道……（周文•左傳）……二五
齊桓下拜受胙……（周文•左傳）……二八
陰飴甥對秦伯……（周文•左傳）……三〇

子魚論戰……（周文・左傳）……三二
寺人披見文公……（周文・左傳）……三五
介之推不言祿……（周文・左傳）……三七
展喜犒師……（周文・左傳）……三九
燭之武退秦師……（周文・左傳）……四一
楚歸晉知罃……（周文・左傳）……四四
吳許越成……（周文・左傳）……四七
申胥諫許越成……（周文・國語）……五〇

秦　文

馮諼客孟嘗君……（秦文・戰國策）……五三

漢　文

誡兄子嚴敦書……（漢文・馬援）……六一

六朝唐文

陳情表……（六朝唐文•李密）……六四
歸去來兮辭……（六朝唐文•陶淵明）……六八
諫太宗十思疏……（六朝唐文•魏徵）……七一
陋室銘……（六朝唐文•劉禹錫）……七五
原　道……（六朝唐文•韓愈）……七六
原　毀……（六朝唐文•韓愈）……八七
獲麟解……（六朝唐文•韓愈）……九二
雜說一……（六朝唐文•韓愈）……九四
雜說四……（六朝唐文•韓愈）……九六

唐　文

師　說……（唐文•韓愈）……九八

圬者王承福傳……（唐文•韓愈）……一〇二
送孟東野序……（唐文•韓愈）……一〇八
祭十二郎文……（唐文•韓愈）……一一三
祭鱷魚文……（唐文•韓愈）……一二一
柳子厚墓誌銘……（唐文•韓愈）……一二五

唐宋文

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……（唐宋文•柳宗元）……一三三
黃岡竹樓記……（唐宋文•王禹偁）……一三八
書洛陽名園記後……（唐宋文•李格非）……一四一
嚴先生祠堂記……（唐宋文•范仲淹）……一四三
岳陽樓記……（唐宋文•范仲淹）……一四五
義田記……（唐宋文•錢公輔）……一四八

袁州學記……（唐宋文・李覯）……一五三
朋黨論……（唐宋文・歐陽修）……一五七

宋文

送楊寘序……（宋文・歐陽修）……一六二
五代史伶官傳序……（宋文・歐陽修）……一六五
秋聲賦……（宋文・歐陽修）……一六八
瀧岡阡表……（宋文・歐陽修）……一七二
管仲論……（宋文・蘇洵）……一八一
心　術……（宋文・蘇洵）……一八六
刑賞忠厚之至論……（宋文・蘇軾）……一九一
留侯論……（宋文・蘇軾）……一九六
鼂錯論……（宋文・蘇軾）……二〇一

超然臺記……（宋文•蘇軾）……二〇六
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……（宋文•蘇軾）……二一〇
前赤壁賦……（宋文•蘇軾）……二一四
後赤壁賦……（宋文•蘇軾）……二一九
三槐堂銘……（宋文•蘇軾）……二二二
方山子傳……（宋文•蘇軾）……二二七
六國論……（宋文•蘇轍）……二三〇
上樞密韓太尉書……（宋文•蘇轍）……二三四
黃州快哉亭記……（宋文•蘇轍）……二三八
讀孟嘗君傳……（宋文•王安石）……二四二
遊褒禪山記……（宋文•王安石）……二四三

明文

送天台陳庭學序……（明文•宋濂）……二四八
閱江樓記……（明文•宋濂）……二五二
賣柑者言……（明文•劉基）……二五七
深慮論……（明文•方孝孺）……二六〇
親政篇……（明文•王鏊）……二六四
尊經閣記……（明文•王守仁）……二七一
象祠記……（明文•王守仁）……二七九
瘞旅文……（明文•王守仁）……二八三
報劉一丈書……（明文•宗臣）……二八九
青霞先生文集序……（明文•茅坤）……二九四
五人墓碑記……（明文•張溥）……二九九

明清文

原　君……（明清文・黃宗羲）……三〇四
與友人論學書……（明清文・顧炎武）……三一一

清　文

通　蔽……（清文・方苞）……三一七
騾　說……（清文・劉大櫆）……三二〇
黃生借書說……（清文・袁枚）……三二二
觀　漁……（清文・梅曾亮）……三二五
病梅館記……（清文・龔自珍）……三二七
原　才……（清文・曾國藩）……三三〇
塊肉餘生述前編序……（清文・林紓）……三三四

鄭伯克段于鄢

周文　左傳

初，鄭武公娶于申，曰武姜，生莊公及共叔段。莊公寤生，驚姜氏，故名曰寤生，遂惡之。愛共叔段，欲立之。亟請於武公，公弗許。

及莊公即位，為之請制。公曰：「制，巖邑也。虢叔死焉，佗邑唯命。」請京，使居之，謂之京城大叔。

祭仲曰：「都城過百雉，國之害也。先王之制：大都，不過參國之一；中，五之一；小，九之一。今京不度，非制也，君將不堪。」公曰：「姜氏欲之，焉辟害？」對曰：「姜氏何厭之有？不如早為之所，無使滋蔓！蔓，難圖也。蔓草猶不可除，況君之寵弟乎？」公曰：「多行不義，必自斃，子姑待之。」

既而大叔命西鄙、北鄙貳於己。公子呂曰：「國不堪貳，君將若之何？欲與大叔，臣請事之；若弗與

，則請除之，無生民心。」公曰：「無庸，將自及。」

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，至于廩延。子封曰：「可矣！厚將得眾。」公曰：「不義，不暱，厚將崩。」

大叔完聚，繕甲兵，具卒乘，將襲鄭，夫人將啟之。公聞其期曰：「可矣。」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，京叛大叔段。段入于鄢，公伐諸鄢。五月辛丑，大叔出奔共。

書曰：「鄭伯克段于鄢。」段不弟，故不言弟。如二君，故曰克。稱鄭伯，譏失教也。謂之鄭志。不言出奔，難之也。

遂寘姜氏于城潁，而誓之曰：「不及黃泉，無相見也！」既而悔之。

潁考叔為潁谷封人，聞之。有獻於公，公賜之食。食舍肉，公問之。對曰：「小人有母，皆嘗小人之食矣。未嘗君之羹，請以遺之。」公曰：「爾有母遺

，緊我獨無！」潁考叔曰：「敢問何謂也？」公語之故，且告之悔。對曰：「君何患焉。若闕地及泉，隧而相見，其誰曰不然？」公從之。

公入而賦：「大隧之中，其樂也融融。」姜出而賦：「大隧之外，其樂也泄泄。」遂為母子如初。

君子曰：「潁考叔，純孝也，愛其母，施及莊公。詩曰：『孝子不匱，永錫爾類。』其是之謂乎！」

石碏諫寵州吁

周文　左傳

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，曰莊姜，美而無子，衛人所為賦碩人也。又娶于陳，曰厲嬀，生孝伯，早死。其娣戴嬀，生桓公，莊姜以為己子。公子州吁，嬖人之子也。有寵而好兵，公弗禁。莊姜惡之。

石碏諫曰：「臣聞愛子，教之以義方，弗納於邪

。驕、奢、淫、佚（ㄧˋ），所自邪也。四者之來，寵祿過也。將立州吁（ㄒㄩ），乃定之矣；若猶未也，階之為禍。夫寵而不驕，驕而能降（ㄐㄧㄤˋ），降而不憾，憾而能眕（ㄓㄣˇ）者，鮮（ㄒㄧㄢˇ）矣。且夫賤妨貴，少陵長，遠間（ㄐㄧㄢˋ）親，新間（ㄐㄧㄢˋ）舊，小加大，淫破義，所謂六逆也；君義，臣行，父慈，子孝，兄愛，弟敬，所謂六順也。去順效逆，所以速禍也。君人者，將禍是務去，而速之，無乃不可乎？」弗（ㄈㄨˊ）聽。

其子厚與州吁（ㄒㄩ）遊，禁之，不可。桓公立，乃老。

鄭莊公戒飭守臣

周文　左傳

秋，七月，公會齊侯、鄭伯伐許。庚辰，傅于許。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，子都自下射之，顛。瑕叔盈又以蝥弧登，周麾而呼曰：「君登矣。」鄭師畢登。壬午，遂入許，許莊公奔衛。

齊侯以許讓公，公曰：「君謂許不共，故從君討之。許既伏其罪矣，雖君有命，寡人弗敢與聞。」乃

與鄭人。

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。曰：「天禍許國，鬼神實不逞于許君，而假手于我寡人。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，其敢以許自為功乎？寡人有弟，不能和協，而使餬其口于四方，其況能久有許乎？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，吾將使獲也佐吾子。若寡人得沒于地，天其以禮悔禍于許；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。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，如舊昏媾。其能降

以相從也，無滋他族實偪處此，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。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，而況能禋祀許乎？寡人之使吾子處此，不唯許國之為，亦聊以固吾圉也。」

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，曰：「凡而器用財賄，無寘于許。我死，乃亟去之。吾先君新邑於此，王室而既卑矣。周之子孫日失其序。夫許，大岳之胤也。天而既厭周德矣，吾其能與許爭乎？」

君子謂鄭莊公：「於是乎有禮。禮，經國家，定

社稷（ㄐㄧˋ），序民人，利後嗣者也。許，無刑而伐之，服而舍之。度（ㄉㄨˋ）德而處之，量力而行之。相時而動，無累後人，可謂知禮矣。」

臧ㄗㄤ哀伯諫納郜ㄍㄠˋ鼎

周文　左傳

夏，四月，取郜ㄍㄠˋ大鼎于宋。戊申，納于大廟ㄊㄧㄥˋ，非禮也。

臧ㄗㄤ哀伯諫曰：「君人者，將昭德塞ㄙㄜˋ違，以臨照百官。猶懼或失之，故昭令德以示子孫：是以清廟茅屋，大路越席，大羹ㄍㄥ不致，粢ㄗ食不鑿ㄗㄠˋ，昭其儉也。衮ㄍㄨㄣˇ、冕ㄇㄧㄢˇ、黻ㄈㄨˊ、珽ㄊㄧㄥˇ，帶、裳ㄕㄤˊ、幅ㄈㄨˊ、舄ㄒㄧˋ，衡、紞ㄉㄢˇ、紘ㄏㄨㄥˊ、綖ㄧㄢˊ，昭

其度也。藻、率、鞞、鞄，鞶、厲、游、纓，昭其數也。火、龍、黼、黻，昭其文也。五色比象，昭其物也。鍚、鸞、和、鈴，昭其聲也。三辰旂旗，昭其明也。夫德，儉而有度，登降有數，文物以紀之，聲明以發之，以臨照百官。百官於是乎戒懼，而不敢易紀律。

今滅德立違，而寘其賂器於大廟，以明示百官。百官象之，其又何誅焉？國家之敗，由官邪也。官之

失德，寵賂章也。郜鼎在廟，章孰甚焉？武王克商，遷九鼎於雒邑，義士猶或非之，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，其若之何？」公不聽。

周內史聞之曰：「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！君違，不忘諫之以德。」

季梁諫追楚師

周文　左傳

楚武王侵隨，使薳章求成焉。軍於瑕以待之。隨人使少師董成。鬬伯比言于楚子曰：「吾不得志於漢東也，我則使然。我張吾三軍，而被吾甲兵，以武臨之，彼則懼而協以謀我，故難間也。漢東之國隨為大。隨張，必棄小國。小國離，楚之利也。少師侈，請羸師以張之。」熊率且比曰：「季梁在，何益

？」鬬伯比曰：「以為後圖，少師得其君。」王毀軍而納少師。

少師歸，請追楚師。隨侯將許之。季梁止之曰：「天方授楚。楚之羸，其誘我也！君何急焉？臣聞小之能敵大也，小道大淫。所謂道，忠於民而信於神也。上思利民，忠也；祝史正辭，信也。今民餒而君逞欲，祝史矯舉以祭，臣不知其可也。」

公曰：「吾牲牷肥腯，粢盛豐備，何則不信？」

對曰：「夫民，神之主也。是以聖王先成民，而後致力於神。故奉牲以告曰：『博碩肥腯！』謂民力之普存也，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，謂其不疾瘯蠡也，謂其備腯咸有也。奉盛以告曰：『絜粢豐盛！』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。奉酒醴以告曰：『嘉栗旨酒！』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。所謂馨香，無讒慝也。故務其三時，修其五教，親其九族，以致其禋祀，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，故動則有成。今民各有心，

而鬼神乏主，君雖獨豐，其何福之有？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，庶免於難。」

隨侯懼而修政。楚不敢伐。

曹劌論戰

周文　左傳

春，齊師伐我。公將戰，曹劌請見。其鄉人曰：「肉食者謀之，又何間焉？」劌曰：「肉食者鄙，未能遠謀。」乃入見。

問何以戰？公曰：「衣食所安，弗敢專也，必以分人。」對曰：「小惠未徧，民弗從也。」公曰：「犧牲、玉帛，弗敢加也，必以信。」對曰：「小信未

孚，神弗福也。」公曰：「小大之獄，雖不能察，必以情。」對曰：「忠之屬也，可以一戰。戰，則請從。」

公與之乘，戰於長勺。公將鼓之。劌曰：「未可。」齊人三鼓，劌曰：「可矣。」齊師敗績。公將馳之，劌曰：「未可。」下視其轍，登軾而望之。曰：「可矣。」遂逐齊師。

既克，公問其故。對曰：「夫戰，勇氣也。一鼓

作氣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彼竭我盈，故克之。夫大國，難測也，懼有伏焉。吾視其轍亂，望其旗靡，故逐之。」

齊桓公伐楚盟屈完

周文　左傳

春，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。蔡潰，遂伐楚。

楚子使與師言曰：「君處北海，寡人處南海，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。不虞君之涉吾地也，何故？」管仲對曰：「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：『五侯九伯，女實征之，以夾輔周室！』賜我先君履，東至于海，西至于河，南至于穆陵，北至于無棣。爾貢苞茅不入

，王祭不共（ㄍㄨㄥˋ），無以縮（ㄙㄨㄛ）酒，寡人是徵。昭王南征而不復，寡人是問。」對曰：「貢之不入，寡君之罪也，敢不共給（ㄐㄧˇ）？昭王之不復，君其問諸水濱！」師進，次于陘（ㄒㄧㄥˊ）。

夏，楚子使屈完如師。師退，次于召（ㄕㄠˋ）陵。

齊侯陳諸侯之師，與屈完乘而觀之。齊侯曰：「豈不穀是為（ㄨㄟˊ）？先君之好是繼，與不穀同好如何？」對曰：「君惠徼（ㄧㄠˋ）福於敝（ㄅㄧˋ）邑之社稷（ㄐㄧˋ），辱（ㄖㄨˋ）收寡君，寡君之願

也。」齊侯曰：「以此眾戰，誰能禦之？以此攻城，何城不克？」對曰：「君若以德綏（ㄙㄨㄟ）諸侯，誰敢不服？君若以力，楚國方城以為城，漢水以為池，雖眾，無所用之。」

屈完及諸侯盟。

宮之奇諫假道

周文　左傳

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。

宮之奇諫曰：「虢，虞之表也；虢亡，虞必從之。晉不可啟，寇不可翫。一之謂甚，其可再乎？諺所謂『輔車相依，脣亡齒寒』者，其虞、虢之謂也。」

公曰：「晉，吾宗也，豈害我哉？」對曰：「大伯、虞仲，大王之昭也；大伯不從，是以不嗣。虢仲

、虢叔，王季之穆也；為文王卿士，勳在王室，藏於盟府。將虢是滅，何愛於虞？且虞能親於桓、莊乎？其愛之也，桓、莊之族何罪？而以為戮。不唯偪乎？親以寵偪，猶尚害之，況以國乎？」

公曰：「吾享祀豐絜，神必據我。」對曰：「臣聞之，鬼神非人實親，惟德是依。故周書曰：『皇天無親，惟德是輔。』又曰：『黍稷非馨，明德惟馨。』又曰：『民不易物，惟德緊物。』如是，則非德民

不和、神不享矣。神所馮依，將在德矣。若晉取虞，而明德以薦馨香，神其吐之乎？」弗聽，許晉使。

宮之奇以其族行，曰：「虞不臘矣！在此行也，晉不更舉矣。」

冬，晉滅虢。師還，館於虞。遂襲虞，滅之，執虞公。

齊桓下拜受胙（ㄗㄨㄛˋ）

周文　左傳

夏，會于葵（ㄎㄨㄟˊ）丘。尋盟，且修好，禮也。

王使宰孔賜齊侯胙（ㄗㄨㄛˋ），曰：「天子有事于文武，使孔賜伯舅胙（ㄗㄨㄛˋ）。」齊侯將下拜。孔曰：「且有後命——天子使孔曰：『以伯舅耋（ㄉㄧㄝˊ）老，加勞，賜一級，無下拜。』」

對曰：「天威不違顏咫（ㄓˇ）尺，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

，無下拜？恐隕越于下，以遺天子羞，敢不下拜。」下，拜；登，受。

陰飴甥對秦伯

周文　左傳

十月，晉陰飴甥會秦伯，盟于王城。

秦伯曰：「晉國和乎？」對曰：「不和。小人恥失其君，而悼喪其親，不憚征繕，以立圉也，曰：『必報讎，寧事戎狄。』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，不憚征繕，以待秦命。曰：『必報德，有死無二。』以此不和。」

秦伯曰：「國謂君何？」對曰：「小人慼（ㄑㄧ），謂之不免；君子恕，以為必歸。小人曰：『我毒秦，秦豈歸君？』君子曰：『我知罪矣，秦必歸君。』貳而執之，服而舍之，德莫厚焉，刑莫威焉。服者懷德，貳者畏刑。此一役也，秦可以霸。納而不定，廢而不立，以德為怨，秦不其然。」

秦伯曰：「是吾心也。」改館晉侯，饋（ㄎㄨㄟˋ）七牢焉。

子魚論戰

周文　左傳

楚人伐宋以救鄭，宋公將戰。大司馬固諫曰：「天之棄商久矣！君將興之，弗可赦也已。」弗聽。

（冬，十一月己巳朔，宋公）及楚人戰于泓，宋人既成列，楚人未既濟。司馬曰：「彼眾我寡，及其未既濟也，請擊之。」公曰：「不可。」既濟，而未成列，又以告。公曰：「未可。」既陳而後擊之，宋

師敗績。公傷股，門官殲焉。

國人皆咎公。公曰：「君子不重傷，不禽二毛。古之為軍也，不以阻隘也。寡人雖亡國之餘，不鼓不成列。」子魚曰：「君未知戰！勍敵之人，隘而不列，天贊我也。阻而鼓之，不亦可乎？猶有懼焉！且今之勍者，皆吾敵也。雖及胡耇，獲則取之，何有於二毛？明恥教戰，求殺敵也。傷未及死，如何勿重？若愛重傷，則如勿傷。愛其二毛，則如服焉！三軍以利

用也，金鼓以聲氣也，利而用之，阻隘（ㄞˋ）可也。聲盛致志，鼓儳（ㄔㄢˋ）可也。」（二十三年夏五月，宋襄公卒，傷於泓（ㄏㄨㄥˊ）故也。）

寺人披見文公

周文　左傳

呂、郤畏偪，將焚公宮而弑晉侯。寺人披請見，公使讓之，且辭焉。曰：「蒲城之役，君命一宿，女即至。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，女為惠公來求殺余，命女三宿，女中宿至。雖有君命，何其速也？夫袪猶在，女其行乎！」

對曰：「臣謂君之入也，其知之矣。若猶未也，

又將及難。君命無二，古之制也。除君之惡，唯力是視。蒲人狄人，余何有焉？今君即位，其無蒲狄乎？齊桓公置射鉤，而使管仲相；君若易之，何辱命焉？行者甚眾，豈唯刑臣？」

公見之，以難告。三月，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。己丑晦，公宮火，瑕甥、郤芮不獲公。乃如河上，秦伯誘而殺之。

介之推不言祿

周文　左傳

晉侯賞從亡者，介之推不言祿，祿亦弗及。

推曰：「獻公之子九人，唯君在矣。惠、懷無親，外內棄之。天未絕晉，必將有主。主晉祀者，非君而誰？天實置之，而二三子以為己力，不亦誣乎？竊人之財，猶謂之盜；況貪天之功，以為己力乎？下義其罪，上賞其奸；上下相蒙，難與處矣。」

其母曰：「盍亦求之？以死，誰懟？」對曰：「尤而效之，罪又甚焉！且出怨言，不食其食。」其母曰：「亦使知之，若何？」對曰：「言，身之文也。身將隱，焉用文之？是求顯也。」其母曰：「能如是乎？與汝偕隱。」遂隱而死。

晉侯求之不獲，以緜上為之田，曰：「以志吾過，且旌善人。」

展喜犒師

周文　左傳

夏，齊孝公伐我北鄙。（衛人伐齊。）

公使展喜犒師，使受命于展禽。

齊侯未入竟，展喜從之，曰：「寡君聞君親舉玉趾，將辱於敝邑，使下臣犒執事。」齊侯曰：「魯人恐乎？」對曰：「小人恐矣，君子則否。」齊侯曰：「室如懸罄，野無青草，何恃而不恐？」對曰：「恃

先王之命。昔周公、大公，股肱周室，夾輔成王。成王勞之，而賜之盟，曰：『世世子孫，無相害也。』載在盟府，太師職之。桓公是以糾合諸侯，而謀其不協，彌縫其闕，而匡救其災，昭舊職也。及君即位，諸侯之望曰：『其率桓之功。』我敝邑用不敢保聚，曰：『豈其嗣世九年，而棄命廢職？其若先君何？君必不然。』恃此以不恐。」

齊侯乃還。

燭之武退秦師

周文　左傳

九月甲午，晉侯、秦伯圍鄭，以其無禮於晉，且貳於楚也。晉軍函陵，秦軍氾南。

佚[一]之狐言於鄭伯曰：「國危矣！若使燭之武見秦君，師必退。」公從之。辭曰：「臣之壯也，猶不如人。今老矣，無能為也已。」公曰：「吾不能早用子，今急而求子，是寡人之過也。然鄭亡，子亦有不利

焉。」許之，夜縋而出。

見秦伯曰：「秦、晉圍鄭，鄭既知亡矣。若亡鄭而有益于君，敢以煩執事。越國以鄙遠，君知其難也。焉用亡鄭以陪鄰？鄰之厚，君之薄也。若舍鄭以為東道主，行李之往來，共其乏困，君亦無所害。且君嘗為晉君賜矣，許君焦、瑕，朝濟而夕設版焉，君之所知也。夫晉，何厭之有？既東封鄭，又欲肆其西封。不闕秦，將焉取之？闕秦以利晉，唯君圖之。」

秦伯說，與鄭人盟。使杞子、逢孫、楊孫戍之，乃還。

子犯請擊之，公曰：「不可，微夫人之力不及此。因人之力而敝之，不仁；失其所與，不知；以亂易整，不武。吾其還也。」亦去之。

楚歸晉知罃

周文　左傳

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，以求知罃。於是荀首佐中軍矣，故楚人許之。

王送知罃曰：「子其怨我乎？」對曰：「二國治戎，臣不才，不勝其任，以為俘馘。執事不以釁鼓，使歸即戮，君之惠也。臣實不才，又誰敢怨？」

王曰：「然則德我乎？」對曰：「二國圖其社稷

，而求紓其民，各懲其忿，以相宥也。兩釋纍囚，以成其好。二國有好，臣不與及，其誰敢德？」

王曰：「子歸，何以報我？」對曰：「臣不任受怨，君亦不任受德。無怨無德，不知所報？」

王曰：「雖然，必告不穀。」對曰：「以君之靈，纍臣得歸骨於晉。寡君之以為戮，死且不朽。若從君之惠而免之，以賜君之外臣首。首其請于寡君，而以戮於宗，亦死且不朽。若不獲命，而使嗣宗職，次

及於事，而帥偏師，以修封疆。雖遇執事，其弗敢違，其竭力致死，無有二心，以盡臣禮，所以報也！」

王曰：「晉未可與爭。」重為之禮而歸之。

吳許越成

周文　左傳

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，報檇李也。遂入越。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，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，吳子將許之。

伍員曰：「不可。臣聞之：『樹德莫如滋，去疾莫如盡。』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，滅夏后相。后緡方娠，逃出自竇，歸于有仍，生少康焉。為仍牧正

，惎澆能戒之，澆使椒求之，逃奔有虞。為之庖正，以除其害。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，而邑諸綸。有田一成，有眾一旅，能布其德而兆其謀，以收夏眾，撫其官職。使女艾諜澆，使季杼誘豷，遂滅過、戈，復禹之績。祀夏配天，不失舊物。今吳不如過，而越大於少康，或將豐之，不亦難乎？句踐能親而務施，施不失人，親不棄勞。與我同壤，而世為仇讎。於是乎克而弗取，將又存之，違天而長寇讎，後雖悔之，不可

食已。姬之衰也，日可俟也。介在蠻夷，而長寇讎。以是求伯，必不行矣！」弗聽。

（三月，越及吳平。）退而告人曰：「越十年生聚，而十年教訓。二十年之外，吳其為沼乎？」

申胥諫許越成

周文　國語

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：「孤將有大志於齊，吾將許越成，而無拂吾慮。若越既改，吾又何求？若其不改，反行，吾振旅焉。」

申胥諫曰：「不可許也！夫越，非實忠心好吳也，又非懾（ㄓㄜˋ）畏吾甲兵之彊（ㄑㄧㄤˊ）也。大夫種勇而善謀，將還（ㄏㄨㄢˊ）玩（ㄨㄢˋ）吳國於股掌之上，以得其志。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（ㄏㄠˋ）

勝也，故婉約其辭，以從逸王志，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。使吾甲兵鈍弊，民人離落，而日以憔悴，然後安受吾燼。夫越王好信以愛民，四方歸之，年穀時熟，日長炎炎。及吾猶可以戰也，為虺弗摧，為蛇將若何？」

吳王曰：「大夫奚隆於越？越曾足以為大虞乎？若無越，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？」乃許之成。

將盟，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：「以盟為有益乎？

前盟口血未乾，足以結信矣。以盟為無益乎？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，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？」吳王乃許之，荒成不盟。

馮諼客孟嘗君

秦文　戰國策

齊人有馮諼者，貧乏不能自存，使人屬孟嘗君，願寄食門下。孟嘗君曰：「客何好？」曰：「客無好也。」曰：「客何能？」曰：「客無能也。」孟嘗君笑而受之，曰：「諾。」左右以君賤之也，食以草具。

居有頃，倚柱，彈其劍，歌曰：「長鋏歸來乎！

食無魚。」左右以告。孟嘗君曰：「食之，比門下之客。」居有頃，復彈其鋏，歌曰：「長鋏歸來乎！出無車。」左右皆笑之，以告。孟嘗君曰：「為之駕，比門下之車客。」於是乘其車，揭其劍，過其友。曰：「孟嘗君客我。」後有頃，復彈其劍鋏，歌曰：「長鋏歸來乎！無以為家。」左右皆惡之，以為貪而不知足。孟嘗君問：「馮公有親乎？」對曰：「有老母。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，無使乏，於是馮諼不復歌

。

後孟嘗君出記，問門下諸客：「誰習計會（ㄎㄨㄞˋ），能為（ㄨㄟˊ）文收責（ㄓㄞˋ）於薛者乎？」馮諼（ㄏㄨㄢ）署（ㄕㄨˋ）曰：「能。」孟嘗君怪之，曰：「此誰也？」左右曰：「乃歌夫長鋏（ㄐㄧㄚˊ）歸來者也。」孟嘗君笑曰：「客果有能也。吾負之，未嘗見也。」請而見之。謝曰：「文倦於事，憒（ㄎㄨㄟˋ）於憂，而性懦（ㄋㄨㄛˋ）愚，沉於國家之事，開罪於先生。先生不羞，乃有意欲為收責（ㄓㄞˋ）於薛乎？」馮諼（ㄏㄨㄢ）曰：「願之。」於是約車（ㄐㄩ）治

裝，載券契而行。辭曰：「責畢收，以何市而反？」孟嘗君曰：「視吾家所寡有者。」

驅而之薛。使吏召諸民，當償者悉來合券。券徧合，起矯命以責賜諸民，因燒其券。民稱萬歲！

長驅到齊，晨而求見。孟嘗君怪其疾也，衣冠而見之，曰：「責畢收乎？來何疾也？」曰：「收畢矣。」「以何市而反？」馮諼曰：「君云『視吾家所寡有者』，臣竊計：君宮中積珍寶，狗馬實外廄，美人

充下陳，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！竊以為君市義。」孟嘗君曰：「市義奈何？」曰：「今君有區區之薛，不拊愛子其民，因而賈利之。臣竊矯君命，以責賜諸民。因燒其券，民稱萬歲！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。」孟嘗君不說，曰：「諾，先生休矣。」

後朞年，齊王謂孟嘗君曰：「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。」孟嘗君就國於薛。未至百里，民扶老攜幼，迎君道中。孟嘗君顧謂馮諼：「先生所為文市義者

，乃今日見之。」

馮諼曰：「狡兔有三窟，僅得免其死耳。今君有一窟，未得高枕而臥也！請為君復鑿二窟。」孟嘗君予車五十乘，金五百斤，西遊於梁。謂梁王曰：「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，諸侯先迎之者，富而兵強。」於是梁王虛上位，以故相為上將軍；遣使者，黃金千斤，車百乘，往聘孟嘗君。馮諼先驅，誡孟嘗君曰：「千金，重幣也；百乘，顯使也。齊其聞之矣！」

梁使三反，孟嘗君固辭不往也。

齊王聞之，君臣恐懼。遣太傅齎黃金千斤、文車二駟、服劍一，封書謝孟嘗君，曰：「寡人不祥，被於宗廟之祟，沉於諂諛之臣，開罪於君。寡人不足為也，願君顧先王之宗廟，姑反國，統萬人乎！」馮諼誡孟嘗君曰：「願請先王之祭器，立宗廟於薛。」廟成，還報孟嘗君。曰：「三窟已就，君姑高枕為樂矣。」

孟嘗君為相數十年，無纖介之禍者，馮諼之計也。

誡兄子嚴敦書

漢文　馬援

援兄子嚴、敦，並喜譏議，而通輕俠客。援前在交趾，還書誡之曰：

「吾欲汝曹聞人過失，如聞父母之名，耳可得聞，而口不可得言也。好論議人長短，妄是非正法，此吾所大惡也，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。汝曹知吾惡之甚矣，所以復言者，施衿結褵，申父母之戒，欲使

汝曹不忘之耳！

龍伯高敦厚周慎，口無擇言，謙約節儉，廉公有威。吾愛之重之，願汝曹效之。杜季良豪俠好義，憂人之憂，樂人之樂，清濁無所失；父喪致客，數郡畢至。吾愛之重之，不願汝曹效也。效伯高不得，猶為謹敕之士，所謂刻鵠不成，尚類鶩者也。效季良不得，陷為天下輕薄子，所謂畫虎不成，反類狗者也。訖今季良尚未可知，郡將下車輒切齒，州郡以為言，吾

常為寒心，是以不願子孫效也。」

陳情表

六朝唐文　李密

臣密言：臣以險釁，夙遭閔凶。生孩六月，慈父見背。行年四歲，舅奪母志。祖母劉愍臣孤弱，躬親撫養。臣少多疾病，九歲不行；零丁孤苦，至于成立。既無伯叔，終鮮兄弟；門衰祚薄，晚有兒息。外無朞功強近之親，內無應門五尺之僮。煢煢獨立，形影相弔。而劉夙嬰疾病，常在床蓐；臣侍湯藥，未曾廢

離。

逮奉聖朝，沐浴清化。前太守臣逵（ㄎㄨㄟˊ），察臣孝廉；後刺史臣榮，舉臣秀才；臣以供養無主，辭不赴命。詔（ㄓㄠˋ）書特下，拜臣郎中。尋蒙國恩，除臣洗（ㄒㄧㄢˇ）馬。猥（ㄨㄟˇ）以微賤，當侍東宮，非臣隕（ㄩㄣˇ）首所能上報。臣具以表聞，辭不就職。詔（ㄓㄠˋ）書切峻（ㄐㄩㄣˋ），責臣逋（ㄅㄨ）慢；郡縣逼迫，催臣上道；州司臨門，急於星火。臣欲奉詔（ㄓㄠˋ）奔馳，則劉病日篤；欲苟順私情，則告訴不許。臣之進退，實為狼狽。

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，凡在故老，猶蒙矜育；況臣孤苦，特為尤甚。且臣少仕偽朝，歷職郎署，本圖宦達，不矜名節。今臣亡國賤俘，至微至陋，過蒙拔擢，寵命優渥；豈敢盤桓，有所希冀？但以劉日薄西山，氣息奄奄，人命危淺，朝不慮夕。臣無祖母，無以至今日；祖母無臣，無以終餘年。母孫二人，更相為命。是以區區不能廢遠。臣密今年四十有四，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，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，報養劉之

日短也。烏鳥私情，願乞終養。

臣之辛苦，非獨蜀之人士，及二州牧伯，所見明知；皇天后土，實所共鑒。願陛下矜愍愚誠，聽臣微志。庶劉僥倖，保卒餘年。臣生當隕首，死當結草。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，謹拜表以聞。

歸去來兮辭

六朝唐文　陶淵明

歸去來兮，田園將蕪胡不歸？既自以心為形役，奚惆悵而獨悲！悟已往之不諫，知來者之可追；實迷途其未遠，覺今是而昨非。

舟遙遙以輕颺，風飄飄而吹衣，問征夫以前路，恨晨光之熹微。乃瞻衡宇，載欣載奔。僮僕歡迎，稚子候門。三徑就荒，松菊猶存。攜幼入室，有酒盈罇

。引壺觴以自酌，眄庭柯以怡顏。倚南窗以寄傲，審容膝之易安。園日涉以成趣，門雖設而常關。策扶老以流憩，時矯首而遐觀。雲無心以出岫，鳥倦飛而知還。景翳翳以將入，撫孤松而盤桓。

歸去來兮，請息交以絕游。世與我而相違，復駕言兮焉求？悅親戚之情話，樂琴書以消憂。農人告余以春及，將有事乎西疇。或命巾車，或棹孤舟。既窈窕以尋壑，亦崎嶇而經丘。木欣欣以向榮，泉涓涓而

始流。羨萬物之得時，感吾生之行休。

已矣乎！寓形宇內復幾時？曷（ㄏㄜˊ）不委心任去留？胡為遑遑欲何之？富貴非吾願，帝鄉不可期。懷良辰以孤往，或植杖而耘耔（ㄗˇ）。登東皋（ㄍㄠ）以舒嘯（ㄒㄧㄠˋ），臨清流而賦詩。聊乘化以歸盡，樂夫天命復奚疑？

諫太宗十思疏（ㄕㄨ）

六朝唐文　魏徵

臣聞：求木之長（ㄓㄤˇ）者，必固其根本；欲流之遠者，必浚（ㄐㄩㄣˋ）其泉源；思國之安者，必積其德義。源不深而望流之遠，根不固而求木之長，德不厚而思國之治，雖在下愚，知其不可，而況於明哲乎？人君當神器之重，居域中之大，將崇極天之峻，永保無疆之休，不念居安思危，戒奢以儉，德不處其厚，情不勝（ㄕㄥˋ）其欲；斯

亦伐根以求木茂，塞源而欲流長者也。

凡百元首，承天景命，莫不殷憂而道著，功成而德衰。有善始者實繁，能克終者蓋寡。豈其取之易而守之難乎？昔取之而有餘，今守之而不足，何也？夫在殷憂，必竭誠以待下；既得志，則縱情以傲物。竭誠，則胡、越為一體；傲物，則骨肉為行路。雖董之以嚴刑，震之以威怒，終苟免而不懷仁，貌恭而不心服。怨不在大，可畏惟人；載舟覆舟，所宜深慎。奔

車朽索，其可忽乎？

君人者，誠能見可欲，則思知足以自戒；將有所作，則思知止以安人；念高危，則思謙沖以自牧；懼滿溢，則思江海下百川；樂盤遊，則思三驅以為度；憂懈怠，則思慎始而敬終；慮壅蔽，則思虛心以納下；想讒邪，則思正身以黜惡；恩所加，則思無因喜以謬賞；罰所及，則思無因怒而濫刑。總此十思，弘茲九德。簡能而任之，擇善而從之，則智者盡其謀，勇

者竭其力，仁者播其惠，信者效其忠。文武爭馳，君臣無事，可以盡豫遊之樂，可以養松喬之壽，鳴琴垂拱，不言而化。何必勞神苦思，代下司職，役聰明之耳目，虧無為之大道哉？

陋室銘

六朝唐文　劉禹錫

山不在高，有僊(ㄒㄧㄢ)則名。水不在深，有龍則靈。斯是陋室，惟吾德馨。苔痕上階綠，草色入簾青。談笑有鴻儒，往來無白丁。可以調素琴，閱金經。無絲竹之亂耳，無案牘(ㄉㄨˊ)之勞形。南陽諸葛廬，西蜀子雲亭。孔子云：「何陋之有？」

原道

六朝唐文　韓愈

博愛之謂仁，行而宜之之謂義。由是而之焉之謂道，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。仁與義為定名，道與德為虛位。故道有君子小人，而德有凶有吉。老子之小仁義，非毀之也，其見者小也。坐井而觀天，曰天小者，非天小也。彼以煦煦（ㄒㄩˋ ㄒㄩˋ）為仁，孑孑（ㄐㄧㄝˊ ㄐㄧㄝˊ）為義，其小之也則宜。其所謂道，道其所道，非吾所謂道也。其所謂

德，德其所德，非吾所謂德也。凡吾所謂道德云者，合仁與義言之也，天下之公言也。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，去仁與義言之也，一人之私言也。

周道衰，孔子沒（ㄇㄛˋ）。火於秦，黃、老於漢，佛於晉、魏、梁、隋之閒。其言道德仁義者，不入於楊，則入於墨。不入於老，則入於佛。入於彼，必出於此。入者主之，出者奴之。入者附之，出者汙之。噫！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，孰從而聽之？老者曰：「

孔子，吾師之弟子也。」佛者曰：「孔子，吾師之弟子也。」為孔子者，習聞其說，樂其誕而自小也。亦曰：「吾師亦嘗師之云爾。」不惟舉之於其口，而又筆之於其書。噫！後之人，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，其孰從而求之？甚矣！人之好（ㄏㄠˋ）怪也，不求其端，不訊其末，惟怪之欲聞。古之為（ㄨㄟˊ）民者四，今之為（ㄨㄟˊ）民者六。古之教者處其一，今之教者處其三。農之家一，而食（ㄙˋ）粟之家六。工之家一，而用器之家六。賈（ㄍㄨˇ）之家一，而資

焉之家六。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！

古之時，人之害多矣。有聖人者立，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。為之君，為之師，驅其蟲蛇禽獸，而處之中土。寒，然後為之衣。饑，然後為之食。木處而顛，土處而病也，然後為之宮室。為之工，以贍（ㄕㄢˋ）其器用。為之賈（ㄍㄨˇ），以通其有無。為之醫藥，以濟其夭（ㄧㄠ）死。為之葬埋祭祀，以長（ㄓㄤˇ）其恩愛。為之禮，以次其先後。為之樂（ㄩㄝˋ），以宣其壹鬱。為之政，以率其怠勸（ㄐㄩㄢˋ）。為之刑

，以鋤其強梗。相欺也，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。相奪也，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。害至而為之備，患生而為之防。今其言曰：「聖人不死，大盜不止。剖斗折衡，而民不爭。」嗚呼！其亦不思而已矣！如古之無聖人，人之類滅久矣。何也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，無爪牙以爭食也。

是故君者，出令者也。臣者，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。民者，出粟、米、麻、絲，作器皿，通貨財，

以事其上者也。君不出令，則失其所以為君。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，則失其所以為臣。民不出粟（ㄙㄨˋ）、米、麻、絲，作器皿（ㄇㄧㄥˇ），通貨財，以事其上，則誅。今其法曰：「必棄而君臣，去而父子，禁而相生養之道。」以求其所謂清靜寂滅者。嗚呼！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，不見黜（ㄔㄨˋ）於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也；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，不見正於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也。

帝之與王，其號名殊，其所以為聖一也。夏葛而冬裘，渴飲而饑食，其事殊，其所以為智一也。今其言曰：「曷不為太古之無事？」是亦責冬之裘者曰：「曷不為葛之之易也？」責饑之食者曰：「曷不為飲之之易也？」傳曰：「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，先治其國。欲治其國者，先齊其家。欲齊其家者，先修其身。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。欲正其心者，先誠其意。」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，將以有為也。今也

欲治其心，而外天下國家，滅其天常：子焉而不父其父，臣焉而不君其君，民焉而不事其事。孔子之作春秋也，諸侯用夷禮，則夷之。進於中國，則中國之。經曰：「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諸夏之亡！」詩曰：「戎狄是膺，荊舒是懲。」今也舉夷狄之法，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，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！

夫所謂先王之教者，何也？博愛之謂仁，行而宜之之謂義，由是而之焉之謂道，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

德。其文，詩、書、易、春秋；其法，禮、樂、刑、政；其民，士、農、工、賈（ㄍㄨˇ）；其位，君臣、父子、師友、賓主、昆弟、夫婦；其服，麻絲；其居，宮室；其食，粟（ㄙㄨˋ）米、果蔬、魚肉；其為道易明，而其為教易行也。是故以之為己，則順而祥；以之為人，則愛而公；以之為心，則和而平；以之為天下國家，無所處而不當（ㄉㄤ）。是故生則得其情，死則盡其常；郊焉而天神假（ㄍㄧㄚˇ），廟焉而人鬼享。曰：「斯道也，何道也？」曰：

「斯吾所謂道也，非向(ㄒㄧㄤˋ)所謂老與佛之道也。」堯以是傳之舜，舜以是傳之禹，禹以是傳之湯，湯以是傳之文、武、周公，文、武、周公傳之孔子，孔子傳之孟軻。軻之死，不得其傳焉。荀與揚也，擇焉而不精，語焉而不詳。由周公而上，上而為君，故其事行；由周公而下，下而為臣，故其說長。

然則如之何而可也？曰：「不塞(ㄙㄜˋ)不流，不止不行。人其人，火其書，廬(ㄌㄨˊ)其居，明先王之道以道之，鰥(ㄍㄨㄢ)

、寡、孤、獨、廢、疾者，有養也，其亦庶乎其可也。」

原毀

六朝唐文　韓愈

古之君子，其責己也重以周，其待人也輕以約。重以周，故不怠。輕以約，故人樂為善。

聞古之人有舜者，其為人也，仁義人也。求其所以為舜者，責於己曰：「彼人也，予人也；彼能是，而我乃不能是！」早夜以思，去其不如舜者，就其如舜者。聞古之人有周公者，其為人也，多才與藝人也

；求其所以為周公者，責於己曰：「彼人也，予人也；彼能是，而我乃不能是！」早夜以思，去其不如周公者，就其如周公者。舜，大聖人也，後世無及焉。周公，大聖人也，後世無及焉。是人也，乃曰：「不如舜，不如周公，吾之病也。」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！其於人也，曰：「彼人也，能有是，是足為良人矣。」「能善是，是足為藝人矣。」取其一，不責其二；即其新，不究其舊；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

善之利。一善易修也，一藝易能也；其於人也，乃曰：「能有是，是亦足矣。」曰：「能善是，是亦足矣。」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！

今之君子則不然。其責人也詳，其待己也廉。詳，故人難於為善。廉，故自取也少。己未有善，曰：「我善是，是亦足矣。」己未有能，曰：「我能是，是亦足矣。」外以欺於人，內以欺於心，未少有得而止矣，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！其於人也，曰：「彼雖

能是，其人不足稱也。彼雖善是，其用不足稱也。」舉其一，不計其十；究其舊，不圖其新；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，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。夫是之謂不以眾人待其身，而以聖人望於人，吾未見其尊己也。

雖然，為是者，有本有原，怠與忌之謂也。怠者不能修，而忌者畏人修。吾常試之矣，常試語於眾曰：「某，良士；某，良士。」其應者，必其人之與也；不然，則其所疏遠，不與同其利者也；不然，則其

畏也。不若是，強者必怒於言，懦者必怒於色矣。又嘗語於眾曰：「某，非良士；某，非良士。」其不應者，必其人之與也；不然，則其所疏遠，不與同其利者也；不然，則其畏也。不若是，強者必說於言，懦者必說於色矣。是故事修而謗興，德高而毀來。嗚呼！士之處此世，而望名譽之光，道德之行，難已！

將有作於上者，得吾說而存之，其國家可幾而理歟！

獲麟解

六朝唐文　韓愈

麟之為靈，昭昭也。詠於詩，書於春秋，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，雖婦人小子，皆知其為祥也。

然麟之為物，不畜（ㄒㄩˋ）於家，不恆有於天下。其為形也不類，非若馬、牛、犬、豕（ㄕˇ）、豺、狼、麋（ㄇㄟˊ）、鹿然。然則，雖有麟，不可知其為麟也。角（ㄐㄩㄝˇ）者，吾知其為牛；鬣（ㄌㄧㄝˋ）者；吾知其為馬；犬、豕（ㄕˇ）、豺、狼、麋（ㄇㄟˊ）、鹿，吾

知其為犬、豕（ㄕˇ）、豺、狼、麋（ㄇㄧˊ）、鹿。惟麟也不可知，不可知，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。

雖然，麟之出，必有聖人在乎位，麟為聖人出也。聖人者，必知麟，麟之果不為不祥也。又曰：麟之所以為麟者，以德不以形。若麟之出不待聖人，則謂之不祥也亦宜。

雜說一

六朝唐文　韓愈

龍噓氣成雲。雲固弗ㄈㄨˊ靈於龍也，然龍乘是氣，茫洋窮乎玄間，薄日月，伏光景，感震電，神變化，水下土，汩ㄍㄨˋ陵谷，雲亦靈怪矣哉！

雲，龍之所能使為靈也，若龍之靈，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。然龍弗ㄈㄨˊ得雲，無以神其靈矣。失其所憑依，信不可歟ㄩˊ。異哉！其所憑依，乃其所自為也。

易曰：「雲從龍。」既曰龍，雲從之矣。

雜說四

六朝唐文　韓愈

世有伯樂，然後有千里馬。千里馬常有，而伯樂不常有。故雖有名馬，祇辱於奴隸人之手，駢死於槽櫪之間，不以千里稱也。

馬之千里者，一食或盡粟一石。食馬者，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。是馬也，雖有千里之能，食不飽，力不足，才美不外見，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，安求其能

千里也？

策之不以其道，食之不能盡其材，鳴之而不能通其意，執策而臨之曰：「天下無馬。」嗚呼！其真無馬耶？其真不知馬也！

師說

唐文　韓愈

古之學者必有師。師者，所以傳道、授業、解惑也。人非生而知之者，孰能無惑？惑而不從師，其為惑也，終不解矣。

生乎吾前，其聞道也，固先乎吾，吾從而師之。生乎吾後，其聞道也，亦先乎吾，吾從而師之。吾師道也。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！是故無貴、無賤

、無長、無少，道之所存，師之所存也。

嗟(ㄐㄧㄝ)乎！師道之不傳也久矣，欲人之無惑也難矣！古之聖人，其出人也遠矣，猶且從師而問焉。今之眾人，其下聖人也亦遠矣，而恥學於師。是故聖益聖，愚益愚。聖人之所以為聖，愚人之所以為愚，其皆出於此乎？

愛其子，擇師而教之，於其身也，則恥師焉，惑矣！彼童子之師，授之書而習其句讀(ㄉㄡˋ)者，非我所謂傳

其道、解其惑者也。句讀之不知，惑之不解，或師焉，或不焉，小學而大遺，吾未見其明也。

巫、醫、樂師、百工之人，不恥相師。士大夫之族，曰師、曰弟子云者，則群聚而笑之。問之，則曰：「彼與彼年相若也，道相似也。」位卑則足羞，官盛則近諛。嗚呼！師道之不復可知矣。巫、醫、樂師、百工之人，君子不齒，今其智乃反不能及，其可怪也歟！

聖人無常師，孔子師郯（ㄊㄢˊ）子、萇（ㄔㄤˊ）弘、師襄、老聃（ㄉㄢ）。郯（ㄊㄢˊ）子之徒，其賢不及孔子。孔子曰：「三人行，則必有我師。」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，師不必賢於弟子。聞道有先後，術業有專攻，如是而已。

李氏子蟠（ㄆㄢˊ），年十七，好（ㄏㄠˋ）古文。六藝經傳，皆通習之。不拘於時，學於余。余嘉其能行古道，作師說以貽之。

圬者王承福傳

唐文　韓愈

圬之為技，賤且勞者也。有業之，其色若自得者。聽其言，約而盡。問之，王其姓，承福其名，世為京兆長安農夫。天寶之亂，發人為兵。持弓矢十三年，有官勳，棄之來歸，喪其土田，手鏝衣食，餘三十年。舍於市之主人，而歸其屋食之當焉。視時屋食之貴賤，而上下其圬之傭以償之。有餘，則以與道路之

廢疾餓者焉。

又曰：「粟（ㄙㄨˋ），稼（ㄐㄧㄚˋ）而生者也。若布與帛（ㄅㄛˊ）。必蠶績而後成者也。其他所以養生之具，皆待人力而後完也，吾皆賴之。然人不可偏（ㄆㄧㄢ）為，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。故君者，理我所以生者也。而百官者，承君之化者也。任有小大，惟其所能，若器皿（ㄇㄧㄥˇ）焉。食焉而怠其事，必有天殃，故吾不敢一日捨鏝（ㄇㄢˋ）以嬉。夫鏝（ㄇㄢˋ）易能，可力焉，又誠有功。取其直，雖勞無愧，吾心安焉。夫力

，易強而有功也。心，難強而有智也。用力者使於人，用心者使人，亦其宜也。吾特擇其易為而無愧者取焉。

嘻！吾操鏝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。有一至者焉，又往過之，則為墟矣；有再至、三至者焉，而往過之，則為墟矣。問之其鄰，或曰：『噫！刑戮也。』或曰：『身既死，而其子孫不能有也。』或曰：『死而歸之官也。』吾以是觀之，非所謂食焉怠其事，而得

天殃者耶？非強（ㄑㄧㄤˋ）心以智而不足，不擇其才之稱（ㄔㄣˋ）否而冒之者耶？非多行可愧，知其不可，而強（ㄑㄧㄤˋ）為之者耶？將貴富難守，薄功而厚饗（ㄒㄧㄤˇ）之者耶？抑豐悴（ㄘㄨㄟˋ）有時，一去一來，而不可常者耶？吾之心憫焉，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，樂富貴而悲貧賤，我豈異於人哉！」

又曰：「功大者，其所以自奉也博。妻與子，皆養於我者也。吾能薄而功小，不有之可也。又吾所謂勞力者，若立吾家而力不足，則心又勞也。一身而二

任焉，雖聖者不可能也。」

愈始聞而惑之，又從而思之：蓋賢者也，蓋所謂「獨善其身」者也。然吾有譏焉，謂其自為也過多，其為人也過少。其學楊朱之道者耶？楊之道，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。而夫人以有家為勞心，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，其肯勞其心以為人乎哉？雖然，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，以濟其生之欲，貪邪而亡道，以喪其身者，其亦遠矣！又其言有可以警予者

，故予為之傳而自鑒焉。

送孟東野序

唐文　韓愈

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：草木之無聲，風撓之鳴。水之無聲，風蕩之鳴。其躍也，或激之；其趨也，或梗之；其沸也，或炙之。金石之無聲，或擊之鳴；人之於言也亦然：有不得已者而後言，其謌也有思，其哭也有懷。凡出乎口而為聲者，其皆有弗平者乎？

樂也者，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，擇其善鳴者，而

假之鳴。金、石、絲、竹、匏、土、革、木八者，物之善鳴者也。惟天之於時也亦然：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。是故以鳥鳴春，以雷鳴夏，以蟲鳴秋，以風鳴冬。四時之相推敓，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？其於人也亦然。人聲之精者為言，文辭之於言，又其精也，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。

其在唐、虞，咎陶、禹其善鳴者也，而假以鳴。夔弗能以文辭鳴，又自假於韶以鳴。夏之時，五子以

其歌鳴。伊尹鳴殷，周公鳴周。凡載於詩書六藝，皆鳴之善者也。

周之衰，孔子之徒鳴之，其聲大而遠。傳曰：「天將以夫子為木鐸。」其弗信矣乎？其末也，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。楚，大國也，其亡也，以屈原鳴。臧孫辰、孟軻、荀卿，以道鳴者也。楊朱、墨翟、管夷吾、晏嬰、老聃、申不害、韓非、慎到、田駢、鄒衍、尸佼、孫武、張儀、蘇秦之屬，皆以其術鳴。

秦之興，李斯鳴之。漢之時，司馬遷、相如、揚雄，最其善鳴者也。其下魏、晉氏，鳴者不及於古，然亦未嘗絕也。就其善者，其聲清以浮，其節數（ㄕㄨㄛˋ）以急，其詞淫以哀，其志弛（ㄔˊ）以肆。其為言也，亂雜而無章。將天醜其德，莫之顧耶？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？

唐之有天下，陳子昂、蘇源明、元結、李白、杜甫、李觀，皆以其所能鳴。其存而在下者，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。其高出魏、晉，不懈而及於古，其他浸（ㄐㄧㄣˋ）

淫乎漢氏矣。從吾遊者，李翱、張籍其尤也。三子者之鳴，信善矣。抑不知天將和其聲，而使鳴國家之盛耶？抑將窮餓其身，思愁其心腸，而使自鳴其不幸耶？三子者之命，則懸乎天矣。其在上也，奚以喜？其在下也，奚以悲？

東野之役於江南也，有若不釋然者，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。

祭十二郎文

唐文　韓愈

年月日，季父愈（ㄩˋ），聞汝喪（ㄙㄤ）之七日，乃能銜哀致誠，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，告汝十二郎之靈：

嗚呼！吾少孤，及長，不省所怙（ㄏㄨˋ），惟兄嫂是依。中年，兄歿南方，吾與汝俱幼，從嫂歸葬河陽。既又與汝就食江南，零丁孤苦，未嘗一日相離也。吾上有三兄，皆不幸早世。承先人後者，在孫惟汝，在子惟

吾。兩世一身，形單影隻。嫂嘗撫汝指吾而言曰：「韓氏兩世，惟此而已！」汝時猶小，當不復記憶；吾時雖能記憶，亦未知其言之悲也。

吾年十九，始來京城。其後四年，而歸視汝。又四年，吾往河陽省（ㄒㄧㄥˇ）墳墓，遇汝從嫂喪（ㄙㄤ）來葬。又二年，吾佐董丞相於汴（ㄅㄧㄢˋ）州，汝來省（ㄒㄧㄥˇ）吾；止一歲，請歸取其孥（ㄋㄨˊ）。明年，丞相薨（ㄏㄨㄥ），吾去汴（ㄅㄧㄢˋ）州，汝不果來。是年，吾佐戎徐州，使取汝者始行，吾又罷去，汝又不果來。吾

念汝從於東，東亦客也，不可以久。圖久遠者，莫如西歸，將成家而致汝。嗚呼！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！吾與汝俱少年，以為雖暫相別，終當久與相處，故捨汝而旅食京師，以求升斗之祿。誠知其如此，雖萬乘之公相，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！

去年，孟東野往，吾書與汝曰：「吾年未四十，而視茫茫，而髮蒼蒼，而齒牙動搖。念諸父與諸兄，皆康彊而早世。如吾之衰者，其能久存乎！吾不可去

，汝不肯來，恐旦暮死，而汝抱無涯之戚也。」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，彊者夭而病者全乎！嗚呼！其信然邪？其夢邪？其傳之非其真邪？信也，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？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？少者彊者而夭歿，長者衰者而存全乎？未可以為信也。夢也，傳之非其真也，東野之書，耿蘭之報，何為而在吾側也？嗚呼！其信然矣！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！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，而不克蒙其澤矣。所謂天者誠難測，而

神者誠難明矣！所謂理者不可推，而壽者不可知矣！雖然，我自今年來，蒼蒼者或化而為白矣，動搖者或脫而落矣；毛血日益衰，志氣日益微，幾何不從汝而死也！死而有知，其幾何離；其無知，悲不幾時，而不悲者無窮期矣！汝之子始十歲，吾之子始五歲；少（ㄕㄠˋ）而彊（ㄑㄧㄤˋ）者不可保，如此孩提者，又可冀其成立邪！嗚呼哀哉！

汝去年書云：「比（ㄅㄧˋ）得軟腳病，往往而劇。」吾曰

：「是病也，江南之人，常常有之。」未始以為憂也。嗚呼！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！抑別有疾而致斯乎？汝之書，六月十七日也。東野云：汝歿以六月二日。耿蘭之報無月日。蓋東野之使者，不知問家人以月日；如耿蘭之報，不知當言月日。東野與吾書，乃問使者，使者妄稱以應之耳。其然乎？其不然乎？

今吾使建中祭汝，弔汝之孤，與汝之乳母。彼有食，可守以待終喪，則待終喪而取以來；如不能守以

終喪，則遂取以來。其餘奴婢，並令守汝喪。吾力能改葬，終葬汝於先人之兆，然後惟其所願。嗚呼！汝病吾不知時，汝歿吾不知日；生不能相養以共居，歿不能撫汝以盡哀；斂不憑其棺，窆不臨其穴。吾行負神明，而使汝夭；不孝不慈，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，相守以死。一在天之涯，一在地之角，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，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。吾實為之，其又何尤！彼蒼者天，曷其有極！

自今已往，吾其無意於人世矣。當求數頃之田，於伊、潁之上，以待餘年，教吾子與汝子，幸其長；成吾女與汝女，待其嫁，如此而已。嗚呼！言有窮而情不可終，汝其知也邪？其不知也邪？嗚呼哀哉！尚饗！

祭鱷魚文

唐文　韓愈

維年月日，潮州刺史韓愈，使軍事衙推秦濟，以羊一、豬一，投惡谿之潭水，以與鱷魚食，而告之曰：

「昔先王既有天下，烈山澤，罔繩擉（ㄔㄨㄛ）刃，以除蟲蛇惡物，為民害者，驅而出之四海之外。及後王德薄，不能遠有，則江、漢之閒（ㄐㄧㄢ），尚皆棄之，以與蠻夷楚

越，況潮嶺海之閒，去京師萬里哉！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，亦固其所。

今天子嗣唐位，神聖慈武。四海之外，六合之內，皆撫而有之。況禹跡所揜，揚州之近地，刺史、縣令之所治，出貢賦以供天地、宗廟、百神之祀之壤者哉！

鱷魚！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！刺史受天子命，守此土，治此民。而鱷魚睅然不安谿潭，據處食民

畜，熊豕鹿麞，以肥其身，以種其子孫；與刺史抗拒，爭為長雄。刺史雖駑弱，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，伈伈睍睍，為民吏羞，以偷活於此耶？且承天子命以來為吏，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辯！

鱷魚有知，其聽刺史言：潮之州，大海在其南。鯨鵬之大，蝦蟹之細，無不容歸，以生以食，鱷魚朝發而夕至也。今與鱷魚約，盡三日，其率醜類南徙於海，以避天子之命吏；三日不能，至五日；五日不能

，至七日；七日不能，是終不肯徙[一]也。是不有刺史，聽從其言也；不然，則是鱷魚冥頑不靈，刺史雖有言，不聞不知也。夫傲天子之命吏，不聽其言，不徙[一]以避之，與冥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，皆可殺。刺史則選材技吏民，操強弓毒矢，以與鱷魚從事，必盡殺乃止。其無悔！」

柳子厚墓誌銘

唐文　韓愈

子厚，諱宗元。七世祖慶，為拓跋魏侍中，封濟陰公。曾伯祖奭，為唐宰相，與褚遂良、韓瑗，俱得罪武后，死高宗朝。皇考諱鎮，以事母，棄太常博士，求為縣令江南；其後以不能媚權貴，失御史；權貴人死，乃復拜侍御史，號為剛直，所與遊，皆當世名人。

子厚少精敏，無不通達。逮其父時，雖少年，已自成人，能取進士第，嶄然見頭角，眾謂：「柳氏有子矣。」其後以博學宏詞，授集賢殿正字。儁傑廉悍，議論證據今古，出入經史百子。踔厲風發，率常屈其座人，名聲大振，一時皆慕與之交。諸公要人，爭欲令出我門下，交口薦譽之。

貞元十九年，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。順宗即位，拜禮部員外郎。遇用事者得罪，例出為刺史，未至，

又例貶永州司馬。居閒，益自刻苦，務記覽，為詞章，汎濫停蓄，為深博無涯涘，而自肆於山水閒。元和中，嘗例召至京師，又偕出為刺史，而子厚得柳州。既至，嘆曰：「是豈不足為政耶！」因其土俗，為設教禁，州人順賴。其俗以男女質錢，約不時贖，子本相侔，則沒為奴婢。子厚與設方計，悉令贖歸。其尤貧力不能者，令書其傭，足相當，則使歸其質。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，比一歲，免而歸者且千人。衡湘以

南，為進士者，皆以子厚為師；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，為文詞者，悉有法度可觀。

其召（ㄓㄠˋ）至京師，而復為刺史也，中山劉夢得禹錫，亦在遣中，當詣（ㄧˋ）播（ㄅㄛˋ）州。子厚泣曰：「播（ㄅㄛˋ）州非人所居，而夢得親在堂，吾不忍夢得之窮，無辭以白其大人；且萬無母子俱往理。」請於朝，將拜疏（ㄕㄨˋ），願以柳易播（ㄅㄛˋ），雖重得罪，死不恨。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。夢得於是改刺連州。嗚呼！士窮乃見節義。今夫平居里巷相

慕悅，酒食游戲相徵逐，詡詡強笑語，以相取下，握手出於肺肝相示，指天日涕泣，誓生死不相背負，真若可信。一旦臨小利害，僅如毛髮比，反眼若不相識。落陷穽，不一引手救，反擠之，又下石焉者，皆是也。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，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，聞子厚之風，亦可以少媿矣！

子厚前時少年，勇於為人，不自貴重顧藉，謂功業可立就，故坐廢退。既退，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

推挽，故卒死於窮裔[一]，材不為世用，道不行於時也。使子厚在臺、省時，自持其身，已能如司馬、刺史時，亦自不斥；斥時有人力能舉之，且必復用不窮。然子厚斥不久，窮不極，雖有出於人，其文學辭章，必不能自力以致，必傳於後如今，無疑也。雖使子厚得所願，為將相於一時，以彼易此，孰得孰失，必有能辨之者。

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，年四十七。以

十五年七月十日，歸葬萬年先人墓側。子厚有子男二人：長曰周六，始四歲；季曰周七，子厚卒乃生。女子二人，皆幼。其得歸葬也，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。行立有節概，重然諾；與子厚結交，子厚亦為之盡，竟賴其力。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，舅弟盧遵。遵，涿人，性謹慎，學問不厭。自子厚之斥，遵從而家焉，逮其死不去。既往葬子厚。又將經紀其家，庶幾有始終者。

銘曰：是惟子厚之室，既固既安，以利其嗣人。

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

唐宋文　柳宗元

得楊八書，知足下遇火災，家無餘儲。僕始聞而駭，中而疑，終乃大喜，蓋將弔而更以賀也。道遠言略，猶未能究知其狀。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，乃吾所以尤賀者也。

足下勤奉養，樂朝夕，惟恬安無事是望也。今乃有焚煬赫烈之虞，以震駭左右。而脂膏滫瀡之具，或

以不給ㄐㄧˇ。吾是以始而駭也。凡人之言皆曰：「盈虛倚伏，去來之不可常。」或將大有為也，乃始厄困震悸，於是有水火之孽，有群小之慍ㄩㄣˋ。勞苦變動，而後能光明，古之人皆然。斯道遼闊誕漫，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，是故中而疑也。

以足下讀古人書，為文章，善小學，其為多能若是，而進不能出群士之上，以取顯貴者，蓋無他焉：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。士有好廉名者，皆畏忌不

敢道足下之善。獨自得之，心蓄之，銜忍而不出諸口。以公道之難明，而世之多嫌也。一出口，則嗤嗤者以為得重賂。

僕自貞元十五年，見足下之文章，蓄之者蓋六七年，未嘗言。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，非特負足下也。及為御史尚書郎，自以幸為天子近臣，得奮其舌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。然時稱道於行列，猶有顧視而竊笑者。僕良恨修己之不亮，素譽之不立，而為世

嫌之所加。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。

乃今幸為天火之所滌盪，凡眾之疑慮，舉為灰埃。黔其廬，赭其垣，以示其無有。而足下之才能，乃可以顯白而不汙。其實出矣，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。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，不若茲火一夕之為足下譽也。宥而彰之，使夫蓄於心者，咸得開其喙。發策決科者，授子而不慄。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，其可得乎？於茲吾有望於爾，是以終乃大喜也。

古者列國有災，同位皆相弔。許不弔災，君子惡之。今吾之所陳若是，有以異乎古，故將弔而更以賀也。顏曾之養[一九]，其為樂也大矣，又何闕焉！

黃岡竹樓記

唐宋文　王禹偁

黃岡之地多竹，大者如椽。竹工破之，刳去其節，用代陶瓦。比屋皆然，以其價廉而工省也。

子城西北隅，雉堞圮毀，蓁莽荒穢。因作小樓二間，與月波樓通。遠吞山光，平挹江瀨，幽闃遼敻，不可具狀。夏宜急雨，有瀑布聲；冬宜密雪，有碎玉聲；宜鼓琴，琴調虛暢；宜詠詩，詩韻清絕；宜圍棊

，子聲丁丁然；宜投壺，矢聲錚錚然；皆竹樓之所助也。

公退之暇，被鶴氅衣，戴華陽巾。手執周易一卷，焚香默坐，消遣世慮。江山之外，第見風帆沙鳥，煙雲竹樹而已。待其酒力醒，茶煙歇，送夕陽，迎素月，亦謫居之勝概也。彼齊雲、落星，高則高矣；井幹、麗譙，華則華矣。止於貯妓女，藏歌舞，非騷人之事，吾所不取。

吾聞竹工云：「竹之為瓦，僅十稔。若重覆之，得二十稔。」噫！吾以至道乙未歲，自翰林出滁上。丙申，移廣陵。丁酉，又入西掖。戊戌歲除日，有齊安之命。己亥閏三月到郡。四年之間，奔走不暇，未知明年又在何處。豈懼竹樓之易朽乎？幸後之人與我同志，嗣而葺之，庶斯樓之不朽也。

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。

書洛陽名園記後

唐宋文　李格非

洛陽處天下之中，挾殽（ㄧㄠˊ）、黽（ㄇㄧㄣˇ）之阻，當秦、隴（ㄌㄨㄥˇ）之襟（ㄐㄧㄣ）喉，而趙、魏之走集，蓋四方必爭之地也。天下常無事則已，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。予故嘗曰：「洛陽之盛衰，天下治亂之候也。」

方唐貞觀、開元之間，公卿貴戚，開館列第於東都者，號千有餘邸（ㄉㄧˇ）。及其亂離，繼以五季之酷，其池

塘竹樹，兵車蹂躪，廢而為丘墟；高亭大榭，煙火焚燎，化而為灰燼；與唐共滅而俱亡者，無餘處矣。予故嘗曰：「園囿之興廢者，洛陽盛衰之候也。」且天下之治亂，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；洛陽之盛衰，候於園囿之興廢而得；則名園記之作，予豈徒然哉？

嗚呼！公卿大夫，方進於朝，放乎一己之私以自為，而忘天下之治忽，欲退享此，得乎？唐之末路是矣！

嚴先生祠堂記

唐宋文　范仲淹

先生，漢光武之故人也，相尚以道。及帝握赤符，乘六龍，得聖人之時，臣妾億兆，天下孰加焉？惟先生以節高之。既而動星象，歸江湖，得聖人之清。泥塗軒冕，天下孰加焉？惟光武以禮下之。

在蠱之上九，眾方有為，而獨「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。」先生以之。在屯之初九，陽德方亨，而能「

以貴下賤，大得民也。」光武以之。蓋先生之心，出乎日月之上；光武之器，包乎天地之外。微先生，不能成光武之大；微光武，豈能遂先生之高哉？而使貪夫廉，懦夫立，是大有功於名教也。

仲淹來守是邦，始構堂而奠焉。迺（ㄋㄞˇ）復其為後者四家，以奉祠事。又從而歌曰：「雲山蒼蒼，江水泱泱。先生之風，山高水長。」

岳陽樓記

唐宋文　范仲淹

慶曆四年春，滕子京謫守巴陵郡。越明年，政通人和，百廢具興。乃重修岳陽樓，增其舊制，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；屬予作文以記之。

予觀夫巴陵勝狀，在洞庭一湖。銜遠山，吞長江，浩浩湯湯，橫無際涯；朝暉夕陰，氣象萬千。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，前人之述備矣。然則北通巫峽，南

極瀟湘，遷客騷人，多會於此，覽物之情，得無異乎？

若夫霪雨霏霏，連月不開；陰風怒號，濁浪排空；日星隱耀，山岳潛形；商旅不行，檣傾楫摧；薄暮冥冥，虎嘯猿啼。登斯樓也，則有去國懷鄉，憂讒畏譏，滿目蕭然，感極而悲者矣！

至若春和景明，波瀾不驚；上下天光，一碧萬頃；沙鷗翔集，錦鱗游泳；岸芷汀蘭，郁郁青青。而或長煙一空，皓月千里；浮光耀金，靜影沉璧；漁歌互

答，此樂何極！登斯樓也，則有心曠神怡，寵辱皆忘，把酒臨風，其喜洋洋者矣！

嗟夫！予嘗求古仁人之心，或異二者之為，何哉？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居廟堂之高，則憂其民；處江湖之遠，則憂其君。是進亦憂，退亦憂，然則何時而樂耶？其必曰：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乎！」噫！微斯人，吾誰與歸？

時六年九月十五日。

義田記

唐宋文　錢公輔

范文正公，蘇人也。平生好施與，擇其親而貧、疏而賢者，咸施之。方貴顯時，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，號曰義田，以養濟群族之人。日有食，歲有衣，嫁娶凶葬皆有贍。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，而時其出納焉。日食人一升，歲衣人一縑，嫁女者五十千，再嫁者三十千，娶婦者三十千，再娶者十五千，葬者如再

嫁之數，幼者十千。族之聚者九十口，歲入給稻八百斛。以其所入，給其所聚，沛然有餘而無窮。仕而家居俟代者與焉；仕而居官者罷莫給。此其大較也。

初，公之未貴顯也，嘗有志於是矣，而力未逮者三十年。既而為西帥，及參大政，於是始有祿賜之入，而終其志。公既歿，後世子孫修其業，承其志，如公之存也。公既位充祿厚，而貧終其身。歿之日，身無以為斂，子無以為喪。惟以施貧活族之義遺其子而

已。

昔晏平仲敝車羸馬，桓子曰：「是隱君之賜也。」晏子曰：「自臣之貴，父之族，無不乘車者；母之族，無不足於衣食；妻之族，無凍餒者；齊國之士，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。以此而為隱君之賜乎？彰君之賜乎？」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。予嘗愛晏子好仁，齊侯知賢，而桓子服義也。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，而言有次也；先父族，次母族，次妻族，而後

及其疏遠之賢。孟子曰「親親而仁民，仁民而愛物。」晏子為近之。觀文正之義，賢於平仲，其規模遠舉，又疑過之。

嗚呼！世之都三公位，享萬鍾祿，其邸第之雄，車輿之飾，聲色之多，妻孥之富，止乎一己；而族之人，不得其門而入者，豈少哉？況於施賢乎！其下為卿、大夫、為士，廩稍之充，奉養之厚，止乎一己；族之人瓢囊為溝中瘠者，豈少哉？況於他人乎？是皆

公之罪人也。

公之忠義滿朝廷，事業滿邊隅，功名滿天下。後必有史官書之者，予可略也。獨高其義，因以遺於世云。

袁州學記

唐宋文　李覯

皇帝二十有三年，制詔州縣立學。惟時守令，有哲有愚；有屈力單慮，祇順德意；有假官僭師，苟具文書；或連數城，亡誦弦聲，倡而不和，教尼不行。

三十有二年，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。始至，進諸生，知學官闕狀。大懼人材放失，儒效闊疏，亡以稱上旨。通判潁川陳君侁聞而是之，議以克合。

相舊夫子廟狹隘，不足改為，乃營治之東北隅。厥土燥剛，厥位面陽，厥材孔良。瓦甓黝堊丹漆，舉以法。故殿堂室房廡門，各得其度；百爾器備，並手偕作。工善吏勤，晨夜展力，越明年成。

舍菜且有日，盱江李覯諗於眾曰：「惟四代之學，考諸經可見已。秦以山西鏖六國，欲帝萬世；劉氏一呼，而關門不守。武夫健將，賣降恐後，何邪？詩書之道廢，人唯見利而不聞義焉耳。孝武乘豐富，世

祖出戎行，皆孳孳學術。俗化之厚，延於靈、獻。草茅危言者，折首而不悔；功烈震主者，聞命而釋兵。群雄相視，不敢去臣位，尚數十年，教道之結人心如此。

今代遭聖神，爾袁得聖君，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。天下治，則禪禮樂以陶吾民。一有不幸，猶當伏大節：為臣死忠，為子死孝，使人有所法，且有所賴，是惟國家教學之意。若其弄筆墨以徼利達而已，豈

徒二三子之羞，抑為國者之憂！」

朋黨論

唐宋文　歐陽修

臣聞朋黨之說，自古有之，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。

大凡君子與君子，以同道為朋；小人與小人，以同利為朋：此自然之理也。然臣謂小人無朋，惟君子則有之，其故何哉？小人所好者，祿利也；所貪者，財貨也。當其同利之時，暫相黨引以為朋者，偽也。

及其見利而爭先，或利盡而交疏，則反相賊害，雖其兄弟親戚，不能相保。故臣謂小人無朋，其暫為朋者，偽也。君子則不然；所守者道義，所行者忠信，所惜者名節。以之修身，則同道而相益；以之事國，則同心而共濟，終始如一。此君子之朋也。故為人君者，但當退小人之偽朋，用君子之真朋，則天下治矣。

堯之時，小人共工、驩兜等四人為一朋；君子八元八愷十六人為一朋。舜佐堯，退四凶小人之朋，而

進元愷君子之朋，堯之天下大治。及舜自為天子，而皋（ㄍㄠ）、夔（ㄎㄨㄟˊ）、稷（ㄐㄧˋ）、契（ㄑㄧˋ）等二十二人竝（ㄅㄧㄥˋ）列於朝，更（ㄍㄥˋ）相稱美，更（ㄍㄥˋ）相推讓，凡二十二人為一朋，而舜皆用之，天下亦大治。

書曰：「紂有臣億萬，惟億萬心；周有臣三千，惟一心。」紂之時，億萬人各異心，可謂不為朋矣，然紂以亡國。周武王之臣，三千人為一大朋，而周用以興。

後漢獻帝時，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，目為黨人。及黃巾賊起，漢室大亂。後方悔悟，盡解黨人而釋之，然已無救矣。

唐之晚年，漸起朋黨之論。及昭宗時，盡殺朝之名士，或投之黃河，曰：「此輩清流，可投濁流。」而唐遂亡矣。

夫前世之主，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，莫如紂；能禁絕善人為朋，莫如漢獻帝；能誅戮清流之朋，莫如

唐昭宗之世：然皆亂亡其國。

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，莫如舜之二十二臣。舜亦不疑而皆用之，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，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，以辨君子與小人也。周武之世，舉其國之臣三千人，共為一朋。自古為朋之多且大，莫如周。然周用此以興者，善人雖多而不厭也。

夫興亡治亂之迹，為人君者可以鑒矣。

送楊寘序

宋文　歐陽修

予嘗有幽憂之疾，退而閒居，不能治也。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，受宮聲數引。久而樂之，不知疾之在其體也。

（夫疾，生乎憂者也。藥之毒者，能攻其疾之聚，不若聲之至者，能和其心之所不平。心而平，不和者和，則疾之忘也宜哉！）

夫琴之為技小矣。及其至也，大者為宮，細者為羽。操絃驟（ㄗㄨㄟ）作，忽然變之，急者悽然以促，緩者舒然以和。如崩崖裂石、高山出泉、而風雨夜至也；如怨夫寡婦之嘆息、雌雄雍雍之相鳴也。其憂深思遠，則舜與文王、孔子之遺音也；悲愁感憤，則伯奇孤子、屈原忠臣之所嘆也。

喜怒哀樂，動人心深。而純古淡泊，與夫堯、舜三代之言語、孔子之文章、易之憂患、詩之怨刺無以

異。其能聽之以耳，應之以手，取其和者，道其堙鬱，寫其憂思，則感人之際，亦有至者焉。

予友楊君，好學有文。累以進士舉，不得志。及從廕調，為尉於劍浦，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，是其心固有不平者。且少又多疾，而南方少醫藥，風俗飲食異宜。以多疾之體，有不平之心，居異宜之俗，其能鬱鬱以久乎？然欲平其心，以養其疾，於琴亦將有得焉。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為別。

五代史伶(ㄌㄧㄥˊ)官傳序

宋文　歐陽修

嗚呼！盛衰之理，雖曰天命，豈非人事哉！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，與其所以失之者，可以知之矣。

世言晉王之將終也，以三矢賜莊宗，而告之曰：「梁，吾仇也；燕(一ㄢ)王，吾所立；契丹，與吾約為兄弟；而皆背晉以歸梁。此三者，吾遺恨也。與爾三矢，爾其無忘乃父之志！」莊宗受而藏之於廟。其後用兵

，則遣從事，以一少牢告廟。請其矢，盛以錦囊，負而前驅，及凱旋而納之。

方其係燕[一]父子以組，函梁君臣之首，入於太廟，還矢先王，而告以成功，其意氣之盛，可謂壯哉！及仇讎已滅，天下已定，一夫夜呼，亂者四應，倉皇東出，未及見賊，而士卒離散。君臣相顧，不知所歸。至於誓天斷髮，泣下沾襟，何其衰也！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？抑本其成敗之跡，而皆自於人歟？

《書》曰：「滿招損，謙受益。」憂勞可以興國，逸豫可以亡身，自然之理也。故方其盛也，舉天下之豪傑，莫能與之爭。及其衰也，數十伶人困之，而身死國滅，為天下笑。夫禍患常積於忽微，而智勇多困於所溺，豈獨伶人也哉！作〈伶官傳〉。

秋聲賦

宋文　歐陽修

歐陽子方夜讀書，聞有聲自西南來者，悚然而聽之，曰：「異哉！初淅瀝以蕭颯，忽奔騰而砰湃；如波濤夜驚，風雨驟至。其觸於物也，鏦鏦錚錚，金鐵皆鳴；又如赴敵之兵，銜枚疾走，不聞號令，但聞人馬之行聲。」

余謂童子：「此何聲也？汝出視之。」童子曰：

「星月皎潔，明河在天，四無人聲，聲在樹間。」

余曰：「噫嘻，悲哉！此秋聲也，胡為而來哉？蓋夫秋之為狀也：其色慘淡，煙霏雲斂；其容清明，天高日晶；其氣慄冽，砭人肌骨；其意蕭條，山川寂寥。故其為聲也，淒淒切切，呼號憤發。豐草綠縟而爭茂，佳木蔥蘢而可悅；草拂之而色變，木遭之而葉脫。其所以摧敗零落者，乃其一氣之餘烈。

夫秋，刑官也，於時為陰；又兵象也，於行用金

，是謂天地之義氣，常以肅殺而為心。天之於物，春生秋實。故其在樂也，商聲主西方之音，夷則為七月之律。商，傷也；物既老而悲傷。夷，戮也；物過盛而當殺。

嗟乎，草木無情，有時飄零。人為動物，惟物之靈。百憂感其心，萬事勞其形。有動於中，必搖其精。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，憂其智之所不能，宜其渥然丹者為槁木，黝然黑者為星星。奈何以非金石之質，

欲與草木而爭榮？念誰為之戕賊，亦何恨乎秋聲！」

童子莫對，垂頭而睡。但聞四壁蟲聲唧唧，如助余之嘆息。

瀧（ㄌㄨㄥˊ）岡阡（ㄑㄧㄢ）表

宋文　歐陽修

嗚呼！惟我皇考崇公，卜吉於瀧（ㄌㄨㄥˊ）岡之六十年，其子脩始克表於其阡（ㄑㄧㄢ）。非敢緩也，蓋有待也。

脩不幸，生四歲而孤。太夫人守節自誓；居窮，自力於衣食，以長以教，俾（ㄅㄧˇ）至於成人。太夫人告之曰：「汝父為吏廉，而好施與，喜賓客；其俸祿雖薄，常不使有餘。曰：『毋（ㄨˊ）以是為我累。』故其亡也，無

一瓦之覆，一壠之植，以庇而為生；吾何恃而能自守邪？吾於汝父，知其一二，以有待於汝也。自吾為汝家婦，不及事吾姑；然知汝父之能養也。汝孤而幼，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；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。吾之始歸也，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，歲時祭祀，則必涕泣曰：『祭而豐，不如養之薄也！』間御酒食，則又涕泣曰：『昔常不足，而今有餘，其何及也！』吾始一二見之，以為新免於喪適然耳。既而其後常然，至其

終身，未嘗不然。吾雖不及事姑，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。汝父為吏，嘗夜燭治官書，屢廢而嘆。吾問之，則曰：『此死獄也，我求其生不得爾。』吾曰：『生可求乎？』曰：『求其生而不得，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；矧求而有得邪？以其有得，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。夫常求其生，猶失之死，而世常求其死也！』回顧乳者劍汝而立於旁，因指而嘆曰：『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，使其言然，吾不及見兒之立也，後當以

我語告之。』其平居教他子弟，常用此語，吾耳熟焉，故能詳也。其施於外事，吾不能知；其居于家，無所矜飾，而所為如此，是真發於中者邪！嗚呼！其心厚於仁者邪！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。汝其勉之！夫養[一九]不必豐，要[二〇]於孝；利雖不得博於物，要其心之厚於仁。吾不能教汝，此汝父之志也。」脩泣而志之，不敢忘。

先公少孤力學，咸平三年進士及第。為道州判官

，泗、綿二州推官；又為泰州判官。享年五十有九，葬沙溪之瀧（ㄌㄨㄥˊ）岡。太夫人姓鄭氏，考諱德儀，世為江南名族。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；初封福昌縣太君，進封樂安、安康、彭城三郡太君。自其家少微時，治（ㄓˋ）其家以儉約，其後常不使過之。曰：「吾兒不能苟合於世，儉薄所以居患難也。」其後脩貶夷陵，太夫人言笑自若，曰：「汝家故貧賤也，吾處之有素矣。汝能安之，吾亦安矣。」

自先公之亡二十年，脩始得祿而養[一九]。又十有二年，列官於朝，始得贈封其親。又十年，脩為龍圖閣直學士、尚書吏部郎中，留守南京，太夫人以疾終于官舍[二〇]，享年七十有二。又八年，脩以非才入副樞密，遂參政事，又七年而罷。自登二府，天子推恩，褒[ㄅㄠ]其三世；蓋自嘉祐以來，逢國大慶，必加寵錫[ㄒㄧˋ]。皇曾祖府君，累贈金紫光祿大夫、太師、中書令；曾祖妣[ㄅㄧˋ]累封楚國太夫人。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、太師、中

書令兼尚書令；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。皇考崇公，累贈金紫光祿大夫、太師、中書令兼尚書令；皇妣（ㄅㄧˇ）累封越國太夫人。今上初郊，皇考賜爵為崇國公，太夫人進號魏國。

於是小子脩泣而言曰：「嗚呼！為善無不報，而遲速有時，此理之常也。唯我祖考，積善成德，宜享其隆，雖不克有於其躬，而賜爵受封，顯榮褒（ㄅㄠ）大，實有三朝之錫（ㄅㄧˋ）命，是足以表見（ㄒㄧㄢˋ）於後世，而庇（ㄅㄧˋ）賴其子孫矣

。」乃列其世譜，具刻于碑，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，太夫人之所以教，而有待於脩者，並揭於阡。俾知夫小子脩之德薄能鮮，遭時竊位，而幸全大節，不辱其先者，其來有自。

熙寧三年，歲次庚戌、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，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、觀文殿學士、特進行兵部尚書、知青州軍州事、兼管內勸農使、充京東東路安撫使、上柱國、樂安郡開國公、食邑四千三百戶，

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脩表。

管仲論

宋文　蘇洵

管仲相桓公，霸諸侯，攘戎狄，終其身，齊國富強，諸侯不叛。管仲死，豎刁、易牙、開方用。桓公薨（ㄏㄨㄥ）於亂，五公子爭立，其禍蔓延，訖簡公，齊無寧歲。夫功之成，非成於成之日，蓋必有所由起；禍之作，不作於作之日，亦必有所由兆。則齊之治也，吾不曰管仲，而曰鮑（ㄅㄠ）叔。及其亂也，吾不曰豎刁、易牙、

開方，而曰管仲。何則？豎刁、易牙、開方三子，彼固亂人國者，顧其用之者桓公也。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，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；彼桓公何人也？顧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，管仲也。

仲之疾也，公問之相，當是時也，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；而其言，乃不過曰：「豎刁、易牙、開方三子，非人情，不可近」而已。嗚呼！仲以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？仲與桓公處幾年矣，亦知桓公

之為人矣乎！桓公聲不絕乎耳，色不絕乎目，而非三子者，則無以遂其欲。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，徒以有仲焉耳。一日無仲，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。仲以為將死之言，可以縶桓公之手足邪？夫齊國不患有三子，而患無仲；有仲，則三子者，三匹夫耳。不然，天下豈少三子之徒？雖桓公幸而聽仲，誅此三人，而其餘者，仲能悉數而去之邪？嗚呼！仲可謂不知本者矣。因桓公之問，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，則仲雖死，

而齊國未為無仲也。夫何患？三子者不言可也。

五霸莫盛於桓、文，文公之才，不過桓公，其臣又皆不及仲。靈公之虐，不如孝公之寬厚。文公死，諸侯不敢叛晉，晉襲文公之餘威，得為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。何者？其君雖不肖，而尚有老成人焉。桓公之薨也，一亂塗地，無惑也。彼獨恃一管仲，而仲則死矣。夫天下未嘗無賢者，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。桓公在焉，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，吾不信也。

仲之書，有記其將死，論鮑叔、賓胥無之為人，且各疏其短。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，皆不足以託國；而又逆知其將死，則其書，誕謾不足信也。

吾觀史鰍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，故有身後之諫；蕭何且死，舉曹參以自代；大臣之用心，固宜如此也。夫大國以一人興，以一人亡。賢者不悲其身之死，而憂其國之衰。故必復有賢者，而後可以死。彼管仲者，何以死哉？

心術

宋文　蘇洵

為將之道，當先治心：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，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；然後可以制利害，可以待敵。

凡兵上義；不義，雖利勿動。非一動之為害，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。夫惟義可以怒士，士以義怒，可與百戰。

凡戰之道：未戰養其財，將戰養其力，既戰養其

氣，既勝養其心。謹烽燧（ㄙㄟ），嚴斥堠（ㄏㄡˋ），使耕者無所顧忌，所以養其財；豐犒（ㄎㄠˋ）而優游之，所以養其力；小勝益急，小挫益勵，所以養其氣；用人不盡其所欲為，所以養其心。故士常畜其怒，懷其欲而不盡。怒不盡則有餘勇，欲不盡則有餘貪。故雖并天下，而士不厭兵；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。不養其心，一戰而勝，不可用矣。

凡將欲智而嚴，凡士欲愚。智則不可測，嚴則不

可犯，故士皆委己而聽命，夫安得不愚？夫惟士愚，而後可與之皆死。

凡兵之動，知敵之主，知敵之將，而後可以動於嶮（ㄒㄧㄢˇ）。鄧艾縋（ㄓㄨㄟˋ）兵於蜀中，非劉禪（ㄉㄢˋ）之庸，則百萬之師，可以坐縛（ㄈㄨˊ），彼固有所侮而動也。故古之賢將，能以兵嘗敵，而又以敵自嘗，故去就可以決。

凡主、將之道：知理而後可以舉兵，知勢而後可以加兵，知節而後可以用兵。知理則不屈，知勢則不

沮，知節則不窮。見小利不動，見小患不避；小利小患，不足以辱吾技也，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。夫惟養技而自愛者，無敵於天下。故一忍可以支百勇，一靜可以制百動。

兵有長短，敵我一也。敢問：「吾之所長，吾出而用之，彼將不與吾校；吾之所短，吾蔽而置之，彼將強與吾角，奈何？」曰：「吾之所短，吾抗而暴之，使之疑而卻；吾之所長，吾陰而養之，使之狎而墮

其中。此用長短之術也。」

善用兵者，使之無所顧，有所恃。無所顧，則知死之不足惜；有所恃，則知不至於必敗。尺箠（ㄔㄨㄟˊ）當猛虎，奮呼而操擊；徒手遇蜥蜴，變色而卻步：人之情也。知此者，可以將矣。袒（ㄊㄢˇ）裼（ㄒㄧˊ）而按劍，則烏獲不敢逼；冠冑（ㄓㄡˋ）衣甲，據兵而寢，則童子彎弓殺之矣。故善用兵者，以形固。夫能以形固，則力有餘矣。

刑賞忠厚之至論

宋文　蘇軾

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成、康之際，何其愛民之深，憂民之切，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。有一善，從而賞之，又從而詠歌嗟嘆之，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。有一不善，從而罰之，又從而哀矜懲創之，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。故其吁俞之聲，歡忻慘戚，見於虞、夏、商、周之書。

成、康既沒，穆王立而周道始衰，然猶命其臣呂侯，而告之以祥刑。其言憂而不傷，威而不怒，慈愛而能斷，側然有哀憐無辜之心，故孔子猶有取焉。

《傳》曰：「賞疑從與，所以廣恩也；罰疑從去，所以謹刑也。」當堯之時，皋陶為士，將殺人。皋陶曰：「殺之！」三；堯曰：「宥之！」三。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，而樂堯用刑之寬。四岳曰：「鯀可用。」堯曰：「不可。鯀方命圮族。」既而曰：「試

之。」何堯之不聽皋陶之殺人，而從四岳之用鯀也？然則聖人之意，蓋亦可見矣。《書》曰：「罪疑惟輕，功疑惟重。與其殺不辜，寧失不經。」嗚呼！盡之矣。

可以賞，可以無賞，賞之過乎仁；可以罰，可以無罰，罰之過乎義。過乎仁，不失為君子；過乎義，則流而入於忍人。故仁可過也，義不可過也。古者賞不以爵祿，刑不以刀鋸。賞以爵祿，是賞之道，行於

爵祿之所加，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。刑以刀鋸，是刑之威，施於刀鋸之所及，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。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，而爵祿不足以勸也；知天下之惡不勝刑，而刀鋸不足以裁也。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，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，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。故曰：忠厚之至也。

《詩》曰：「君子如祉，亂庶遄已。君子如怒，亂庶遄沮。」夫君子之已亂，豈有異術哉？制其喜怒

，而不失乎仁而已矣。《春秋》之義，立法貴嚴，而責人貴寬；因其褒（ㄅㄠ）貶之義以制賞罰，亦忠厚之至也。

留侯論

宋文　蘇軾

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，必有過人之節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，匹夫見辱（ㄖㄨˋ），拔劍而起，挺身而鬬，此不足為勇也。天下有大勇者，卒（ㄘㄨˋ）然臨之而不驚，無故加之而不怒，此其所挾（ㄒㄧㄝˊ）持者甚大，而其志甚遠也。

夫子房受書於圯（ㄧˊ）上之老人也，其事甚怪；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？觀其所以微見（ㄒㄧㄢˋ）其

意者，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；而世不察，以為鬼物，亦已過矣。且其意不在書。

當韓之亡，秦之方盛也，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。其平居無罪夷滅者，不可勝數。雖有賁、育，無所復施。夫持法太急者，其鋒不可犯，而其末可乘。子房不忍忿忿之心，以匹夫之力，而逞於一擊之間。當此之時，子房之不死者，其間不能容髮，蓋亦已危矣。千金之子，不死於盜賊。何者？其身之可愛，而盜

賊之不足以死也。子房以蓋世之材，不為伊尹、太公之謀，而特出於荊軻、聶政之計，以僥倖於不死，此固圯上之老人所為深惜者也。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。彼其能有所忍也，然後可以就大事，故曰：「孺子可教也」。

楚莊王伐鄭，鄭伯肉袒牽羊以逆。莊王曰：「其君能下人，必能信用其民矣。」遂舍之。句踐之困於會稽，而歸臣妾於吳者，三年而不倦。且夫有報人之

志，而不能下人者，是匹夫之剛也。夫老人者，以為子房才有餘，而憂其度量之不足，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，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。何則？非有平生之素，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，而命以僕妾之役，油然而不怪者，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，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。

觀夫高祖之所以勝，而項籍之所以敗者，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。項籍唯不能忍，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；高祖忍之，養其全鋒而待其弊，此子房

教之也。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，高祖發怒，見於詞色。由此觀之，猶有剛強不忍之氣，非子房其誰全之？

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（ㄎㄨㄟ ㄨˊ）奇偉，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，不稱（ㄔㄣˋ）其志氣。嗚呼！此其所以為子房歟！

鼂錯論

宋文　蘇軾

天下之患，最不可為者，名為治平無事，而其實有不測之憂。坐觀其變，而不為之所，則恐至於不可救；起而強為之，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。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，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，以求成大功。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，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。

天下治平，無故而發大難之端；吾發之，吾能收之，然後有以辭於天下。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，使他人任其責，則天下之禍，必集於我。

昔者鼂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，山東諸侯並起，以誅錯為名；而天子不察，以錯為說。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，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。

古之立大事者，不唯有超世之才，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。昔禹之治水，鑿龍門，決大河而放之海。方

其功之未成也，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；唯能前知其當然，事至不懼，而徐為之所，是以得至於成功。

夫以七國之強，而驟削之，其為變，豈足怪哉？錯不於此時捐其身，為天下當大難之衝，而制吳、楚之命，乃為自全之計，欲使天子自將而己居守。且夫發七國之難者，誰乎？己欲求其名，安所逃其患？以自將之至危，與居守之至安；己為難首，擇其至安，而遺天子以其至危，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

。當此之時，雖無袁盎，錯亦不免於禍。何者？己欲居守，而使人主自將。以情而言，天子固已難之矣，而重違其議。是以袁盎之說，得行於其間。使吳、楚反，錯以身任其危，日夜淬礪，東向而待之，使不至於累其君，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，雖有百袁盎，可得而間哉？

嗟夫！世之君子，欲求非常之功，則無務為自全之計。使錯自將而討吳、楚，未必無功。唯其欲自固

其身，而天子不悅，奸臣得以乘其隙。錯之所以自全者，乃其所以自禍歟！

超然臺記

宋文　蘇軾

凡物皆有可觀。苟有可觀，皆有可樂，非必怪奇偉麗者也。餔糟啜漓（ㄅㄨˋ ㄗㄠ ㄔㄨㄛˋ ㄌㄧˊ），皆可以醉；果蔬草木，皆可以飽；推此類也，吾安往而不樂？

夫所為求福而辭禍者，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。人之所欲無窮，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，美惡之辨戰乎中，而去取之擇交乎前。則可樂者常少，而可悲者

常多，是謂求禍而辭福。夫求禍而辭福，豈人之情也哉？物有以蓋之矣。彼遊於物之內，而不遊於物之外；物非有大小也，自其內而觀之，未有不高且大者也。彼其高大以臨我，則我常眩亂反覆，如隙中之觀鬬，又焉知勝負之所在？是以美惡橫生，而憂樂出焉。可不大哀乎？

余自錢塘，移守膠西，釋舟楫之安，而服車馬之勞；去雕墻之美，而庇采椽之居；背湖山之觀，而行

桑麻之野。始至之日，歲比不登，盜賊滿野，獄訟充斥。而齋廚索然，日食杞菊，人固疑余之不樂也。處之期年，而貌加豐，髮之白者，日以反黑。余既樂其風俗之淳，而其吏民，亦安予之拙也。於是治其園圃，潔其庭宇，伐安丘、高密之木，以修補破敗，為苟完之計。而園之北，因城以為臺者舊矣，稍葺而新之。時相與登覽，放意肆志焉。

南望馬耳、常山，出沒隱見，若近若遠，庶幾有

隱君子乎？而其東則盧山，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。西望穆陵，隱然如城郭，師尚父、齊威公之遺烈，猶有存者。北俯濰水，慨然太息，思淮陰之功，而弔其不終。臺高而安，深而明，夏涼而冬溫，雨雪之朝，風月之夕，余未嘗不在，客未嘗不從。擷園蔬，取池魚，釀秫酒，瀹脫粟而食之，曰：「樂哉遊乎！」

方是時，余弟子由適在濟南，聞而賦之，且名其臺曰超然。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，蓋遊於物之外也。

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

宋文　蘇軾

臣等猥以空疏，備員講讀，聖明天縱，學問日新。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，心欲言而口不逮，以此自愧，莫知所為。竊謂人臣之納忠，譬如醫者之用藥，藥雖進於醫手，方多傳於古人。若已經效於世間，不必皆從於己出。

伏見唐宰相陸贄，才本王佐，學為帝師。論深切

於事情，言不離於道德，智如子房而文則過，辯如賈誼而術不疏。上以格君心之非，下以通天下之志。但其不幸，仕不遇時。德宗以苛刻為能，而贄諫之以忠厚；德宗以猜疑為術，而贄勸之以推誠；德宗好用兵，而贄以消兵為先；德宗好聚財，而贄以散財為急。至於用人聽言之法，治邊馭將之方，罪己以收人心，改過以應天道，去小人以除民患，惜名器以待有功。如此之流，未易悉數。可謂進苦口之藥石，鍼害身之

膏肓。使德宗盡用其言，則貞觀可得而復。

臣等每退自西閣，即私相告言：以陛下聖明，必喜贄議論。但使聖賢之相契，即如臣主之同時。昔馮唐論頗、牧之賢，則漢文為之太息；魏相條鼂、董之對，則孝宣以致中興。若陛下能自得師，莫若近取諸贄。夫六經三史，諸子百家，非無可觀，皆足為治。但聖言幽遠，末學支離，譬如山海之崇深，難以一二而推擇。如贄之論，開卷了然，聚古今之精英，實治

亂之龜鑑。臣等欲取其奏議，稍加校正，繕寫進呈。願陛下置之坐隅，如見贄面，反覆熟讀，如與贄言。必能發聖性之高明，成治功於歲月。

臣等不勝區區之意，取進止。

前赤壁賦

宋文　蘇軾

壬戌之秋，七月既望，蘇子與客泛舟游於赤壁之下。清風徐來，水波不興。舉酒屬（ㄓㄨˋ）客，誦明月之詩，歌窈窕（ㄧㄠˇ ㄊㄧㄠˇ）之章。少焉，月出於東山之上，徘徊於斗牛之間。白露橫江，水光接天。縱一葦（ㄨㄟˇ）之所如，凌萬頃之茫然。浩浩乎如馮（ㄆㄧㄥˊ）虛御風，而不知其所止；飄飄乎如遺世獨立，羽化而登仙。

於是飲酒樂甚，扣舷而歌之。歌曰：「桂棹兮蘭槳，擊空明兮泝流光。渺渺兮予懷，望美人兮天一方。」客有吹洞簫者，倚歌而和之，其聲嗚嗚然：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訴；餘音嫋嫋，不絕如縷。舞幽壑之潛蛟，泣孤舟之嫠婦。

蘇子愀然，正襟危坐，而問客曰：「何為其然也？」客曰：「『月明星稀，烏鵲南飛』，此非曹孟德之詩乎？西望夏口，東望武昌，山川相繆，鬱乎蒼蒼

；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？方其破荊州，下江陵，順流而東也，舳艫千里，旌旗蔽空，釃酒臨江，橫槊賦詩，固一世之雄也，而今安在哉？況吾與子，漁樵於江渚之上，侶魚蝦而友麋鹿；駕一葉之扁舟，舉匏樽以相屬；寄蜉蝣於天地，渺滄海之一粟。哀吾生之須臾，羨長江之無窮；挾飛仙以遨遊，抱明月而長終；知不可乎驟得，託遺響於悲風。」

蘇子曰：「客亦知夫水與月乎？逝者如斯，而未

嘗往也；盈虛者如彼，而卒莫消長也。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，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；自其不變者而觀之，則物與我皆無盡也。而又何羨乎？且夫天地之間，物各有主。苟非吾之所有，雖一毫而莫取。惟江上之清風，與山間之明月，耳得之而為聲，目遇之而成色。取之無禁，用之不竭。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，而吾與子之所共食。」

客喜而笑，洗盞更酌，肴核既盡，杯盤狼藉。相

與枕藉乎舟中，不知東方之既白。

後赤壁賦

宋文　蘇軾

是歲十月之望，步自雪堂，將歸於臨皋（ㄍㄠ），二客從予，過黃泥之坂（ㄅㄢˇ）。霜露既降，木葉盡脫，人影在地，仰見明月，顧而樂之，行歌相答。已而嘆曰：「有客無酒，有酒無肴（ㄧㄠˊ）；月白風清，如此良夜何？」客曰：「今者薄暮，舉網得魚，巨口細鱗，狀似松江之鱸。顧安所得酒乎？」歸而謀諸婦，婦曰：「我有斗酒，

藏之久矣，以待子不時之須！」於是攜酒與魚，復游於赤壁之下。

江流有聲，斷岸千尺；山高月小，水落石出。曾日月之幾何，而江山不可復識矣！予乃攝衣而上，履巉巖，披蒙茸，踞虎豹，登虬龍，攀栖鶻之危巢，俯馮夷之幽宮；蓋二客不能從焉。

劃然長嘯，草木震動，山鳴谷應，風起水湧。予亦悄然而悲，肅然而恐，凜乎其不可留也！反而登舟

，放乎中流，聽其所止而休焉。

時夜將半，四顧寂寥。適有孤鶴，橫江東來，翅如車輪（ㄌㄨㄣˊ），玄裳縞（ㄍㄠˇ）衣，戛（ㄐㄧㄚˊ）然長鳴，掠予舟而西也。須臾客去，予亦就睡。

夢一道士，羽衣翩躚（ㄆㄧㄢ ㄒㄧㄢ），過臨皋（ㄍㄠˋ）之下，揖（ㄧ）予而言曰：「赤壁之遊，樂乎？」問其姓名，俛（ㄈㄨˇ）而不答。「嗚呼噫（ㄧ）嘻！我知之矣，疇（ㄔㄡˊ）昔之夜，飛鳴而過我者，非子也耶？」道士顧笑，予亦驚悟。開戶視之，不見其處。

三槐堂銘

宋文　蘇軾

天可必乎？賢者不必貴，仁者不必壽；天不可必乎？仁者必有後。二者將安取衷哉？吾聞之申包胥曰：「人眾者勝天，天定亦能勝人。」世之論天者，皆不待其定而求之，故以天為茫茫。善者以怠，惡者以肆。盜蹠之壽，孔、顏之厄，此皆天之未定者也。松柏生於山林，其始也，困於蓬蒿，厄於牛羊。而其終

也，貫四時，閱千歲而不改者，其天定也。善惡之報，至於子孫，而其定也久矣。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考之，而其可必也，審矣。

國之將興，必有世德之臣，厚施而不食其報；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，共天下之福。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，顯於漢、周之際，歷事太祖、太宗。文武忠孝，天下望以為相；而公卒以直道，不容於時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，曰：「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。」

已而，其子魏國文正公，相真宗皇帝於景德、祥符之間朝廷清明、天下無事之時，享其福祿榮名者，十有八年。今夫寓物於人，明日而取之，有得有否。而晉公修德於身，責報於天，取必於數十年之後，如持左券，交手相付，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。

吾不及見魏公，而見其子懿敏公，以直諫事仁宗皇帝，出入侍從，將帥三十餘年。位不滿其德，天將復興王氏也歟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。世有以晉公比李

栖筠者，其雄才直氣，真不相上下。而栖筠之子吉甫，其孫德裕，功名富貴，略與王氏等；而忠信仁厚，不及魏公父子。由此觀之，王氏之福，蓋未艾也。懿敏公之子鞏，與吾遊。好德而文，以世其家。吾以是銘之。銘曰：

「嗚呼休哉！魏公之業，與槐俱萌。封植之勤，必世乃成。既相真宗，四方砥平。歸視其家，槐陰滿庭。吾儕小人，朝不及夕。相時射利，皇卹厥德。庶

幾(ㄐㄧ)僥倖，不種而穫。不有君子，其何能國？王城之東，晉公所廬。鬱鬱三槐(ㄏㄨㄞˊ)，惟德之符。嗚呼休哉！」

方山子傳

宋文　蘇軾

方山子，光、黃間隱人也。少時，慕朱家、郭解為人，閭里之俠皆宗之。稍壯，折節讀書，欲以此馳騁當世，然終不遇。晚乃遯於光、黃間，曰岐亭。庵居蔬食，不與世相聞。棄車馬，毀冠服。徒步往來山中，人莫識也。見其所著帽，方聳而高。曰：「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？」因謂之方山子。

余謫居于黃，過岐亭，適見焉。曰：「嗚呼！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，何為而在此？」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。余告之故。俯而不答，仰而笑，呼余宿其家。環堵蕭然，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。余既聳然異之。獨念方山子少時，使酒好劍，用財如糞土。前十有九年，余在岐下，見方山子從兩騎，挾二矢，遊西山。鵲起於前，使騎逐而射之，不獲。方山子怒馬獨出，一發得之。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

，自謂一世豪士。今幾日耳，精悍之色，猶見於眉間，而豈山中之人哉？

然方山子世有勳閥，當得官。使從事於其間，今已顯聞。而其家在洛陽，園宅壯麗，與公侯等。河北有田，歲得帛千匹（ㄆㄧˇ），亦足富樂。皆棄不取，獨來窮山中。此豈無得而然哉？

余聞光、黃間多異人，往往陽狂垢汙，不可得而見。方山子儻（ㄊㄤˇ）見之與？

六國論

宋文　蘇轍

愚讀六國世家，竊怪天下之諸侯，以五倍之地，十倍之眾，發憤西向，以攻山西千里之秦，而不免於滅亡。常為之深思遠慮，以為必有可以自安之計。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，慮患之疏，而見利之淺，且不知天下之勢也。

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，不在齊、楚、燕（一马）、趙

也，而在韓、魏之郊；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，不在齊、楚、燕、趙也，而在韓、魏之野。秦之有韓、魏，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。韓、魏塞秦之衝，而蔽山東之諸侯，故夫天下之所重者，莫如韓、魏也。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；商鞅用於秦而收魏。昭王未得韓、魏之心，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，而范雎以為憂。然則秦之所忌者，可以見矣。

秦之用兵於燕、趙，秦之危事也。越韓過魏而攻

人之國都，燕、趙拒之於前，而韓、魏乘之於後，此危道也。而秦之攻燕、趙，未嘗有韓、魏之憂，則韓、魏之附秦故也。夫韓、魏諸侯之障，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，此豈知天下之勢邪？委區區之韓、魏，以當（ㄉㄤˋ）強虎狼之秦，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？韓、魏折而入於秦，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，而使天下遍受其禍。

夫韓、魏不能獨當秦，而天下之諸侯，藉之以蔽

其西，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。秦人不敢逾韓、魏以窺齊、楚、燕、趙之國，而齊、楚、燕、趙之國，因得以自安於其間矣。以四無事之國，佐當寇之韓、魏，使韓、魏無東顧之憂，而為天下出身以當秦兵。以二國委秦，而四國休息於內，以陰助其急，若此可以應夫無窮，彼秦者將何為哉？不知出此，而乃貪疆埸尺寸之利，背盟敗約，以自相屠滅。秦兵未出，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。至使秦人得間其隙，以取其國，可不悲哉！

上樞密韓太尉書

宋文　蘇轍

太尉執事：轍生好為文，思之至深，以為文者氣之所形。然文不可以學而能，氣可以養而致。孟子曰：「我善養吾浩然之氣。」今觀其文章，寬厚宏博，充乎天地之間，稱(ㄔㄣˋ)其氣之大小。太史公行天下，周覽四海名山大川，與燕、趙間豪俊交游。故其文疎蕩，頗有奇氣。此二子者，豈嘗執筆學為如此之文哉？其

氣充乎其中，而溢乎其貌，動乎其言，而見乎其文，而不自知也。

轍生十有九年矣，其居家所與游者，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。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，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。百氏之書，雖無所不讀，然皆古人之陳迹，不足以激發其志氣。恐遂汩沒，故決然捨去，求天下奇聞壯觀，以知天地之廣大。過秦、漢之故都，恣觀終南、嵩、華之高；北顧黃河之奔流，慨然想見古之

豪傑。至京師，仰觀天子宮闕之壯，與倉廩府庫、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，而後知天下之巨麗。見翰林歐陽公，聽其議論之宏辯，觀其容貌之秀偉，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，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。

太尉以才略冠天下，天下之所恃以無憂，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。入則周公、召公，出則方叔、召虎，而轍也未之見焉。且夫人之學也，不志其大，雖多而何為？轍之來也，於山見終南、嵩、華之高，於水見

黃河之大且深，於人見歐陽公，而猶以為未見太尉也！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，聞一言以自壯，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。

轍年少，未能通習吏事。嚮之來，非有取於升斗之祿，偶然得之，非其所樂。然幸得賜歸待選，使得優游數年之間，將歸益治（ㄓˋ）其文，且學為政。太尉苟以為可教而辱（ㄖㄨˋ）教之，又幸矣。

黃州快哉亭記

宋文　蘇轍

江出西陵，始得平地。其流奔放肆大，南合沅、湘，北合漢、沔，其勢益張。至於赤壁之下，波流浸灌，與海相若。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，即其廬之西南為亭，以覽觀江流之勝。而余兄子瞻，名之曰「快哉」。

蓋亭之所見，南北百里，東西一舍。濤瀾洶湧，

風雲開闔。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，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。變化倏忽，動心駭目，不可久視。今乃得翫之几席之上，舉目而足。西望武昌諸山，岡陵起伏，草木行列。煙消日出，漁夫樵父之舍，皆可指數，此其所以為快哉者也。至於長洲之濱，故城之墟，曹孟德、孫仲謀之所睥睨；周瑜、陸遜之所騁騖。其流風遺跡，亦足以稱快世俗。

昔楚襄王從宋玉、景差於蘭臺之宮，有風颯然至

者。王披襟（ㄐㄧㄣ）當之，曰：「快哉此風！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？」宋玉曰：「此獨大王之雄風耳，庶人安得共之！」玉之言，蓋有諷（ㄈㄥˋ）焉。夫風無雌雄之異，而人有遇不遇之變。楚王之所以為樂，與庶人之所以為憂，此則人之變也，而風何與（ㄩˋ）焉？

士生於世，使其中不自得，將何往而非病？使其中坦然，不以物傷性，將何適而非快？今張君不以謫（ㄓㄜˊ）為患，竊會（ㄎㄨㄞˋ）計之餘功，而自放山水之間，此其中宜有

以過人者。將蓬戶甕牖，無所不快；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，揖西山之白雲，窮耳目之勝，以自適也哉？不然，連山絕壑，長林古木，振之以清風，照之以明月，此皆騷人、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，烏睹其為快也哉？

讀孟嘗君傳

宋文　王安石

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，士以故歸之；而卒賴其力，以脫於虎豹之秦。嗟乎！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，豈足以言得士？不然，擅齊之強，得一士焉，宜可以南面而制秦，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？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，此士之所以不至也。

遊褒禪山記

宋文　王安石

褒禪山，亦謂之華山，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，而卒葬之，以故其後名之曰「褒禪」。今所謂慧空禪院者，褒之廬冢也。距其院東五里，所謂華陽洞者，以其在華山之陽名之也。距洞百餘步，有碑仆道，其文漫滅，獨其為文猶可識，曰花山。今言「華」如「華實」之「華」者，蓋音謬也。

其下平曠，有泉側出，而記遊者甚眾，所謂前洞也。由山以上五六里，有穴窈然，入之甚寒，問其深，則其好遊者不能窮也，謂之後洞。余與四人擁火以入，入之愈深，其進愈難，而其見愈奇。有怠而欲出者，曰：「不出，火且盡。」遂與之俱出。蓋予所至，比好遊者尚不能十一，然視其左右，來而記之者已少。蓋其又深，則其至又加少矣。方是時，予之力尚足以入，火尚足以明也。既其出，則或咎其欲出者，

而予亦悔其隨之，而不得極乎遊之樂也。

於是予有嘆焉，古人之觀於天地、山川、草木、蟲魚、鳥獸，往往有得，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。夫夷以近，則遊者眾；險以遠，則至者少。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，常在於險遠，而人之所罕至焉。故非有志者，不能至也。有志矣，不隨以止也，然力不足者，亦不能至也。有志與力，而又不隨以怠，至於幽暗昏惑，而無物以相之，亦不能至也。然力足以至

焉而不至，於人為可譏，而在己為有悔。盡吾志也，而不能至者，可以無悔矣。其孰能譏之乎？此予之所得也。

余於仆碑，又以悲夫古書之不存，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，何可勝道也哉？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。

四人者：廬陵蕭君圭君玉，長樂王回深父，余弟安國平父，安上純父（至和元年七月某日，臨川王某

記。）

送天台陳庭學序

明文　宋濂

西南山水，惟川、蜀最奇。然去中州萬里，陸有劍閣棧道之險，水有瞿唐、灩澦之虞。跨馬行篁竹間，山高者，累旬日不見其顛際；臨上而俯視，絕壑萬仞，杳莫測其所窮，肝膽為之掉栗。水行則江石悍利，波惡渦詭，舟一失勢尺寸，輒糜碎土沉，下飽魚鼈，其難至如此！故非仕有力者，不可以遊；非材有文

者，縱遊無所得；非壯強者，多老死於其地；嗜奇之士恨焉。

天臺陳君庭學，能為詩，由中書左司掾（ㄩㄢˋ），屢從大將（ㄐㄧㄤˋ）北征，有勞，擢（ㄓㄨㄛˊ）四川都指揮司照磨，由水道至成都。成都，川、蜀之要地。揚子雲、司馬相如、諸葛武侯之所居，英雄俊傑戰攻駐守之跡，詩人文士遊眺（ㄊㄧㄠˋ）、飲射、賦詠、歌呼之所，庭學無不歷覽。既覽，必發為詩，以記其景物時世之變，於是其詩益工。越三年

，以例自免歸，會余於京師，其氣愈充，其語愈壯，其志意愈高，蓋得於山水之助者侈矣。

余甚自愧，方余少時，嘗有志於出遊天下，顧以學未成而不暇。及年壯可出，而四方兵起，無所投足。逮今聖主興而宇內定，極海之際，合為一家，而余齒已加耄矣！欲如庭學之遊，尚可得乎？然吾聞古之賢士，若顏回、原憲，皆坐守陋室，蓬蒿沒戶，而志意常充然，有若囊括于天地者。此其故何也？得無有

出於山水之外者乎？庭學其試歸而求焉！苟有所得，則以告余，余將不一愧而已也。

閱江樓記

明文　宋濂

金陵為帝王之州，自六朝迄於南唐，類皆偏據一方，無以應山川之王氣。逮我皇帝，定鼎于茲，始足以當之。由是聲教所暨（ㄐㄧˋ），罔間（ㄐㄧㄢˋ）朔南，存神穆清，與天同體。雖一豫一游，亦可為天下後世法。京城之西北有獅子山，自盧龍蜿（ㄨㄢˋ）蜒（ㄧㄢˊ）而來，長江如虹貫，蟠（ㄆㄢˊ）遶其下。上以其地雄勝，詔（ㄓㄠˋ）建樓于巔，與民同游觀之樂。遂

錫(ㄧˋ)嘉名為閱江云。

登覽之頃，萬象森列，千載之祕，一旦軒露，豈非天造地設，以俟(ㄙˋ)大一統之君，而開千萬世之偉觀者歟？當風日清美，法駕幸臨，升其崇椒(ㄐㄧㄠ)，凭(ㄆㄧㄥˊ)欄遙矚，必悠然而動遐思。見江、漢之朝宗，諸侯之述職，城池之高深，關阨(ㄜˋ)之嚴固；必曰：「此朕櫛(ㄓㄜˋ)風沐雨，戰勝攻取之所致也！」中夏之廣，益思有以保之。見波濤(ㄊㄠˊ)之浩蕩，風帆之下上，番舶(ㄅㄛˊ)接跡而來廷，蠻琛(ㄔㄣ)聯肩

而入貢；必曰：「此朕德綏威服，覃及外內之所及也！」四夷之遠，益思有以柔之。見兩岸之間，四郊之上，耕人有炙膚皸足之煩，農女有捋桑行饁之勤；必曰：「此朕拔諸水火，而登於衽席者也！」萬方之民，益思有以安之。觸類而推，不一而足。臣知斯樓之建，皇上所以發舒精神，因物興感，無不寓其致治之思，奚止閱夫長江而已哉？

彼臨春、結綺，非弗華矣；齊雲、落星，非不高

矣。不過樂管絃之淫響，藏燕、趙之豔姬，一旋踵間而感慨係之，臣不知其為何說也？雖然，長江發源岷山，委蛇七千餘里而始入海，白湧碧翻。六朝之時，往往倚之為天塹。今則南北一家，視為安流，無所事乎戰爭矣。然則果誰之力歟？逢掖之士，有登斯樓而閱斯江者，當思聖德如天，蕩蕩難名，與神禹疏鑿之功，同一罔極。忠君報上之心，其有不油然而興耶？

臣不敏，奉旨撰記，故上推宵旰圖治之切者，勒

諸貞珉（ㄇㄧㄣˊ）。他若留連光景之辭，皆略而不陳，懼褻（ㄒㄧㄝˋ）也。

賣柑(ㄍㄢ)者言

明文　劉基

杭有賣果者，善藏柑(ㄍㄢ)，涉寒暑不潰，出之煜(ㄩˋ)然，玉質而金色。置于市，賈(ㄐㄧㄚˇ)十倍，人爭鬻(ㄩˋ)之。予貿得其一，剖之，如有煙撲口鼻。視其中，則乾若敗絮(ㄒㄩˋ)。予怪而問之曰：「若所市於人者，將以實籩(ㄅㄧㄢ)豆、奉祭祀、供賓客乎？將衒(ㄒㄩㄢˋ)外以惑愚瞽(ㄍㄨˇ)也？甚矣哉！為欺也。」

賣者笑曰：「吾業是有年矣，吾賴是以食吾軀。吾售之，人取之，未嘗有言。而獨不足於子乎！世之為欺者不寡矣，而獨我也乎？吾子未之思也！今夫佩虎符、坐皋比者，洸洸乎干城之具也，果能授孫、吳之略耶？峨大冠、拖長紳者，昂昂乎廟堂之器也，果能建伊、皋之業耶？盜起而不知禦，民困而不知救，吏姦而不知禁，法斁而不知理，坐糜廩粟而不知恥。觀其坐高堂、騎大馬、醉醇醲而飫肥鮮者，孰不巍巍

乎可畏，赫赫乎可象也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、敗絮(ㄒㄩˋ)其中也哉！今子是之不察，而以察吾柑(ㄍㄢ)。」予默然無以應。退而思其言，類東方生滑稽(ㄍㄨˇ ㄐㄧ)之流。豈其憤世疾邪者耶？而託於柑(ㄍㄢ)以諷耶？

深慮論

明文　方孝孺

慮天下者，常圖其所難，而忽其所易；備其所可畏，而遺其所不疑。然而禍常發於所忽之中，而亂常起於不足疑之事。豈其慮之未周歟？蓋慮之所能及者，人事之宜然；而出於智力之所不及者，天道也。

當秦之世，而滅六諸侯，一天下；而其心以為周之亡在乎諸侯之強耳，變封建而為郡縣。方以為兵革

可不復用，天子之位可以世守；而不知漢帝起隴畝之匹夫，而卒亡秦之社稷。漢懲秦之孤立，於是大建庶孽而為諸侯，以為同姓之親，可以相繼而無變；而七國萌篡弒之謀。武、宣以後，稍剖析之而分其勢，以為無事矣；而王莽卒移漢祚。光武之懲哀、平，魏之懲漢，晉之懲魏，各懲其所繇亡而為之備；而其亡也，皆出其所備之外。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，求人於疑似之際而除之；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。宋太

祖見五代方鎮之足以制其君，盡釋其兵權，使力弱而易制；而不知子孫卒因於夷狄。

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，負蓋世之才，其於治亂存亡之幾（ㄐㄧ），思之詳而備之審矣。慮切於此，而禍興於彼，終至於亂亡者，何哉？蓋智可以謀人，而不可以謀天。良醫之子，多死於病；良巫之子，多死於鬼。彼豈工於活人而拙（ㄓㄨㄛˊ）於活己之子哉？乃工於謀人而拙（ㄓㄨㄛˊ）於謀天也。

古之聖人，知天下後世之變，非智慮之所能周，非法術之所能制，不敢肆其私謀詭計，而惟積至誠、用大德，以結乎天心，使天眷其德，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。故其子孫，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國，而天卒不忍遽亡之，此慮之遠者也。夫苟不能自結於天，而欲以區區之智，籠絡（ㄌㄨㄥˊ ㄌㄨㄛˋ）當世之務，而必後世之無危亡，此理之所必無者也，而豈天道哉？

親政篇

明文　王鏊

《易》之〈泰〉曰：「上下交而其志同。」其〈否〉曰：「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。」蓋上之情達於下，下之情達於上，上下一體，所以為泰。上之情壅閼而不得下達，下之情壅閼而不得上聞，上下間隔，雖有國如無國矣，所以為否也。交則泰，不交則否，自古皆然；而不交之弊，未有如近世之甚者。

君臣相見，止於視朝數刻，上下之間，章奏批答相關接，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。非獨沿襲故事，亦其地勢使然。何也？國家常朝於奉天門，未嘗一日廢，可謂勤矣。然堂陛懸絕，威儀赫奕（ㄧˋ），御史糾儀，鴻臚（ㄌㄨˊ）舉不如法，通政司引奏，上特是之，謝恩見辭，惴惴（ㄓㄨㄟˋ ㄓㄨㄟˋ）而退。上何嘗問一事，下何嘗進一言哉？此無他，地勢懸絕，所謂堂上遠於萬里。雖欲言，無由言也。

愚以為欲上下之交，莫若復古內朝之法。蓋周之

時，有三朝：庫門之外為正朝，詢謀大臣在焉；路門之外為治朝，日視朝在焉；路門之內曰內朝，亦曰燕朝。〈玉藻〉云：「君日出而視朝，退適路寢聽政。」蓋視朝而見群臣，所以正上下之分；聽政而適路寢，所以通遠近之情。漢制，大司馬、左右前後將軍、侍中、散騎常侍、散騎諸吏，為中朝；丞相以下至六百石，為外朝。唐皇城之北，南三門曰承天，元正冬至，受萬國之朝貢，則御焉，蓋古之外朝也；其北曰

太極門，其內曰太極殿，朔望則坐而視朝，蓋古之正朝也；又北曰兩儀門，其內曰兩儀殿，常日聽朝而視事，蓋古之內朝也。宋時常朝，則文德殿。五日一起居，則垂拱殿。正旦、冬至、聖節，稱賀則大慶殿，賜宴則紫宸殿、或集英殿，試進士則崇政殿。侍從以下，五日一員上殿，謂之輪對，則必入陳時政利害。內殿引見，亦或賜坐，或免穿靴，蓋亦三朝之遺意焉。蓋天有三垣，天子象之。正朝，象太微也；外朝，

象天市也；內朝，象紫微也，自古然矣。

國朝聖節、正旦、冬至，大朝會則奉天殿，即古之正朝也；常朝則奉天門，即古之外朝也；而內朝獨缺。然非缺也，華蓋、謹身、武英等殿，豈非內朝之遺制乎？洪武中，如宋濂、劉基，永樂以來，如楊士奇、楊榮等，日侍左右。大臣蹇（ㄐㄧㄢˇ）義、夏元吉等，常奏對便殿。于斯時也，豈有壅（ㄩㄥˋ）隔之患哉？今內朝罕復臨御，常朝之後，人臣無復進見。三殿高閟（ㄅㄧˋ），鮮（ㄒㄧㄢˇ）或窺（ㄎㄨㄟ）焉

。故上下之情，壅而不通，天下之弊，由是而積。孝宗晚年，深有慨於斯，屢召大臣於便殿，講論天下事，將大有為，而民之無祿，不及覩至治之美，天下至今以為恨矣。

惟陛下遠法聖祖，近法孝宗，盡剗近世壅隔之弊。常朝之外，即文華、武英，倣古內朝之意，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。侍從臺諫各一員，上殿輪對。諸司有事咨決，上據所見決之。有難決者，與大臣面議

之，不時引見群臣。凡謝恩辭見之類，皆得上殿陳奏，虛心而問之，和顏色而道之，如此人人得以自盡。陛下雖深居九重，而天下之事，燦然畢陳於前。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，內朝所以通遠近之情，如此，豈有近世壅隔之弊哉？唐虞之世，明目達聰，嘉言罔伏，野無遺賢，亦不過是而已。

尊經閣記

明文　王守仁

經，常道也。其在於天，謂之命；其賦於人，謂之性；其主於身，謂之心。心也，性也，命也，一也。

通人物，達四海，塞(ㄙㄜˋ)天地，亙(ㄍㄣˋ)古今，無有乎弗(ㄈㄨˊ)具，無有乎弗(ㄈㄨˊ)同，無有乎或變者也，是常道也。其應乎感也，則為惻隱、為羞惡(ㄨˋ)、為辭讓、為是非；其見(ㄒㄧㄢˋ)於

事也，則為父子之親、為君臣之義、為夫婦之別、為長幼之序、為朋友之信。是惻隱也、羞惡也、辭讓也、是非也；是親也、義也、序也、別也、信也，一也。皆所謂心也，性也，命也。

通人物，達四海，塞天地，亙古今，無有乎弗具，無有乎弗同，無有乎或變者也，是常道也。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，則謂之《易》；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，則謂之《書》；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，則謂

之《詩》；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，則謂之《禮》；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，則謂之《樂》；以言其誠偽（ㄨㄟˇ）邪正之辯焉，則謂之《春秋》。是陰陽消息之行也，以至於誠偽（ㄨㄟˇ）邪正之辯也，一也；皆所謂心也，性也，命也。

通人物，達四海，塞（ㄙㄜˋ）天地，亙（ㄍㄣˋ）古今，無有乎弗（ㄈㄨˊ）具，無有乎弗（ㄈㄨˊ）同，無有乎或變者也，夫是之謂六經。六經者非他，吾心之常道也。故《易》也者，志吾心之

陰陽消息者也；《書》也者，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；《詩》也者，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；《禮》也者，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；《樂》也者，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；《春秋》也者，志吾心之誠偽（ㄨㄟˇ）邪正者也。君子之於六經也，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，所以尊《易》也；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，所以尊《書》也；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，所以尊《詩》也；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，所以尊

《禮》也；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，所以尊「樂」也；求之吾心之誠偽（ㄨㄟˋ）邪正而時辯焉，所以尊《春秋》也。

蓋昔者聖人之扶人極，憂後世，而述六經也，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（ㄗㄤˋ）之積，其子孫者或至於遺忘散失，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，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，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（ㄗㄤˋ）之積而享用焉，以免於困窮之患。故六經者，吾心之記籍也；而六經之實，

則具於吾心，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，種種色色，具存於其家。其記籍者，特名狀數目而已。而世之學者，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，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，牽制於文義之末，硜硜然以為是六經矣。是猶富家之子孫，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，日遺忘散失，至為窶人匄夫，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：「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！」何以異於是？

嗚呼！六經之學，其不明於世，非一朝一夕之故

矣。尚功利，崇邪說，是謂亂經；習訓詁（ㄍㄨˇ），傳記誦，沒（ㄇㄛˋ）溺於淺聞小見，以塗天下之耳目，是謂侮經；侈淫辭，競詭辯，飾奸心盜行，逐世壟斷，而猶自以為通經，是謂賊經。若是者，是并其所謂記籍者，而割裂棄毀之矣，寧復知所以為尊經也乎？

越城舊有稽（ㄐㄧ）山書院，在臥龍西岡，荒廢久矣。郡守渭南南君大吉，既敷（ㄈㄨ）政於民，則慨然悼（ㄉㄠˋ）末學之支離，將進之以聖賢之道，於是使山陰令吳君瀛（ㄧㄥˊ）拓（ㄊㄨㄛˋ）書院而

一新之，又為尊經之閣於其後，曰：「經正則庶民興；庶民興，斯無邪慝矣。」閣成，請予一言，以諗多士，予既不獲辭，則為記之若是。嗚呼！世之學者，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，其亦庶乎知所以為尊經也矣。

象祠記

明文　王守仁

靈博之山，有象祠焉。其下諸苗夷之居者，咸神而事之。宣慰安君因諸苗夷之請，新其祠屋，而請記於予。予曰：「毀之乎？其新之也？」曰：「新之。」「新之也，何居乎？」曰：「斯祠之肇也，蓋莫知其原。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，自吾父、吾祖，遡曾、高而上，皆尊奉而禋祀焉，舉之而不敢廢也。」

予曰：「胡然乎？有鼻之祠，唐之人蓋嘗毀之。象之道，以為子則不孝，以為弟則傲。斥於唐，而猶存於今。毀於有鼻，而猶盛於茲土也，胡然乎？我知之矣，君子之愛若人也，推及於其屋之烏，而況於聖人之弟乎哉？然則祀者為舜，非為象也。意象之死，其在干羽既格之後乎！不然，古之驁桀（ㄠˋ ㄐㄧㄝˊ）者豈少哉？而象之祠獨延於世。吾於是益有以見舜德之至，入人之深，而流澤之遠且久也。象之不仁，蓋其始焉耳，又

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？

《書》不云乎？『克諧以孝，烝烝乂，不格姦。』瞽瞍亦允若，則已化而為慈父。象猶不弟，不可以為諧。進治於善，則不至於惡；不抵於奸，則必入於善。信乎！象蓋已化於舜矣。孟子曰：『天子使吏治其國，象不得以有為也。』斯蓋舜愛象之深，而慮之詳，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；不然，周公之聖，而管、蔡不免焉。斯可以見象之既化於舜，故能任賢使

能而安於其位，澤加於其民，既死而人懷之也。

諸侯之卿，命於天子，蓋周官之制。其殆仿於舜之封象歟？吾於是益有以信人性之善，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。然則唐人之毀之也，據象之始也；今之諸夷之奉之也，承象之終也。斯義也，吾將以表於世，使知人之不善，雖若象焉，猶可以改。而君子之修德，及其至也，雖若象之不仁，而猶可以化之也。」

瘞旅文

明文　王守仁

維正德四年、秋月三日，有吏目云自京來者，不知其名氏；攜一子、一僕，將之任。過龍場，投宿土苗家。予從籬落間望見之，陰雨昏黑，欲就問訊北來事，不果。明早，遣人覘之，已行矣。薄午，有人自蜈蚣坡來，云：「一老人死坡下，傍兩人哭之哀。」予曰：「此必吏目死矣。傷哉！」薄暮，復有人來，

云：「坡下死者二人，傍一人坐嘆。」詢其狀，則其子又死矣。明日，復有人來，云：「見坡下積尸三焉。」則其僕又死矣。嗚呼，傷哉！

念其暴骨無主，將二童子持畚（ㄅㄣˇ）鍤（ㄔㄚˋ），往瘞（ㄧˋ）之。二童子有難色然。予曰：「嘻，吾與爾猶彼也。」二童憫然涕下，請往。就其傍山麓為三坎（ㄎㄢˇ），埋之。

又以隻雞，飯三盂（ㄩˊ），嗟（ㄐㄧㄝ）吁（ㄒㄩ）涕洟（ㄧˊ）而告之，曰：嗚呼，傷哉！緊（ㄧ）何人？緊何人？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

。吾與爾皆中土之產，吾不知爾郡邑，爾烏為乎來為茲山之鬼乎？古者重去其鄉，遊宦不踰千里。吾以竄逐而來此，宜也；爾亦何辜乎？聞爾官，吏目耳，俸不能五斗。爾率妻子躬耕，可有也，烏為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？又不足，而益以爾子與僕乎？嗚呼，傷哉！爾誠戀茲五斗而來，則宜欣然就道。烏為乎吾昨望見爾容蹙然，蓋不勝其憂者？夫衝冒霧露，扳援崖壁，行萬峰之頂，饑渴勞頓，筋骨疲憊，而又瘴癘

侵其外，憂鬱攻其中，其能以無死乎？吾固知爾之必死，然不謂若是其速，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爾奄忽也！皆爾自取，謂之何哉！

吾念爾三骨之無依，而來瘞爾，乃使吾有無窮之愴也！嗚呼，痛哉！縱不爾瘞，幽崖之狐成群，陰壑之虺如車輪，亦必能葬爾於腹，不致久暴露爾。爾既已無知，然吾何能為心乎？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，二年矣。歷瘴毒而苟能自全，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

。今悲傷若此，是吾為爾者重，而自為者輕也。吾不宜復為爾悲矣。

吾為爾歌，爾聽之！歌曰：「連峰際天兮，飛鳥不通。遊子懷鄉兮，莫知西東。莫知西東兮，維天則同。異域殊方兮，環海之中。達觀隨寓兮，奚必予宮？魂兮魂兮，無悲以恫（ㄊㄨㄥ）！」

又歌以慰之，曰：「與爾皆鄉土之離兮，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，性命不可期！吾苟死於茲兮，率爾子

僕，來從予兮！吾與爾遨以嬉兮，驂(ㄘㄢ)紫彪(ㄅㄧㄠ)而乘文螭(ㄔ)兮，登望故鄉而噓唏(ㄒㄧ)兮！吾苟獲生歸兮，爾子爾僕尚爾隨兮，無以無侶悲兮！道傍之冢(ㄓㄨㄥˇ)累累兮，多中土之流離兮，相與呼嘯而徘徊兮。餐風飲露，無爾饑兮！朝(ㄓㄠ)友麋(ㄇㄧˊ)鹿，暮猿與栖(ㄒㄧ)兮。爾安爾居兮，無為厲於茲墟兮！」

報劉一丈書

明文　宗臣

數千里外，得長者時賜一書，以慰長想，即亦甚幸矣；何至更辱饋遺，則不才益將何以報焉？書中情意甚殷，即長者之不忘老父，知老父之念長者深也。至以「上下相孚，才德稱位」語不才，則不才有深感焉。

夫才德不稱，固自知之矣；至於不孚之病，則尤

不才為甚。且今世之所謂孚者，何哉？日夕策馬候權者之門，門者故不入，則甘言媚詞作婦人狀，袖金以私之。即門者持刺入，而主者又不即出見；立廄中僕馬之間，惡氣襲衣袖，即飢寒毒熱不可忍，不去也。抵暮，則前所受贈金者出，報客曰：「相公倦，謝客矣！客請明日來！」即明日，又不敢不來。夜披衣坐，聞雞鳴，即起盥櫛，走馬抵門；門者怒曰：「為誰？」則曰：「昨日之客來。」則又怒曰：「何客之勤

也？豈有相公此時出見客乎？」客心恥之，強忍而與言曰：「亡奈何矣，姑容我入！」門者又得所贈金，則起而入之，又立向所立廏中。

幸主者出，南面召見，則驚走匍匐階下。主者曰：「進！」則再拜，故遲不起；起則上所上壽金。主者故不受，則固請。主者故固不受，則又固請；然後命吏內之。則又再拜，又故遲不起；起則五六揖始出。出，揖門者曰：「官人幸顧我，他日來，幸亡阻我

也！」門者答揖[一]。大喜奔出，馬上遇所交識，即揚鞭語[ㄩˋ]曰：「適自相公家來，相公厚我，厚我！」且虛言狀。即所交識，亦心畏相公厚之矣。相公又稍稍語[ㄩˋ]人曰：「某也賢！某也賢！」聞者亦心計交贊之。此世所謂上下相孚也，長者謂僕能之乎？

前所謂權門者，自歲時伏臘，一刺之外，即經年不往也。閒[ㄐㄧㄢˋ]道經其門，則亦掩耳閉目，躍[ㄩㄝˋ]馬疾走過之，若有所追逐者。斯則僕之褊[ㄅㄧㄢˇ]衷！以此長[ㄓㄤˇ]不見悅於長[ㄓㄤˇ]

吏，僕則愈益不顧也。每大言曰：「人生有命，吾惟守分爾矣。」長者聞此，得無厭其為迂乎？

青霞先生文集序

明文　茅坤

青霞沈君，由錦衣經歷上書詆宰執，宰執深疾之，方力構其罪，賴天子仁聖，特薄其譴，徙之塞上。當是時，君之直諫之名滿天下。已而君纍然攜妻子，出家塞上。會北敵數內犯，而帥府以下，束手閉壘，以恣敵之出沒，不及飛一鏃以相抗。甚且及敵之退，則割中土之戰沒者，與野行者之馘以為功；而父之哭

其子，妻之哭其夫，兄之哭其弟者，往往而是，無所控籲。

君既上憤疆埸之日弛，而又下痛諸將士之日菅刈我人民以蒙國家也。數嗚咽欷歔，而以其所憂鬱，發之於詩歌文章，以泄其懷；即集中所載諸什是也。君故以直諫為重於時，而其所著為詩歌文章，又多所譏刺，稍稍傳播，上下震恐，始出死力相煽構，而君之禍作矣。

君既沒，而一時閹寄所相與讒君者，尋且坐罪罷去。又未幾，故宰執之仇君者，亦報罷。而君之門人給諫俞君，於是裒輯其生平所著若干卷，刻而傳之。而其子以敬，來請予序之首簡。茅子受讀而題之曰：

「若君者，非古之志士之遺乎哉？孔子刪《詩》，自《小弁》之怨親，《巷伯》之刺讒以下，其忠臣、寡婦、幽人、懟士之什，並列之為「風」，疏之為「雅」，不可勝數。豈皆古之中聲也哉？然孔子不遽

遺之者，特憫其人，矜其志，猶曰『發乎情，止乎禮義』、『言之者無罪，聞之者足以為戒』焉耳！予嘗按次春秋以來，屈原之騷疑於怨，伍胥之諫疑於脅，賈誼之《疏》疑於激，叔夜之詩疑於憤，劉蕡之對疑於亢。然推孔子刪《詩》之旨而裒次之，當亦未必無錄之者。

君既沒，而海內之薦紳大夫至今言及君，無不酸鼻而流涕。嗚呼！集中所載《鳴劍》、《籌邊》諸什

，試令後之人讀之，其足以寒賊臣之膽，而躍塞垣戰士之馬，而作之愾也固矣。他日，國家采風者之使出而覽觀焉，其能遺之也乎？予謹識之。至於文詞之工不工，及當古作者之旨與否？非所以論君之大者也，予故不著。」

五人墓碑記

明文　張溥ㄆㄨˇ

五人者，蓋當蓼ㄌㄧㄠˇ洲周公之被逮，激於義而死焉者也。至於今，郡之賢士大夫請於當道，即除魏閹ㄧㄢ廢祠之址以葬之；且立石於其墓之門，以旌ㄐㄧㄥ其所為。嗚呼，亦盛矣哉！夫五人之死，去今之墓而葬焉，其為時止十有一月耳。夫十有一月之中，凡富貴之子，慷慨得志之徒，其疾病而死，死而湮ㄧㄣ沒ㄇㄛˋ不足道者，亦已眾

矣；況草野之無聞者歟？獨五人之皦皦（ㄐㄧㄠˇ ㄐㄧㄠˇ），何也？

予猶記周公之被逮，在丁卯三月之望，吾社之行為士先者，為之聲義，斂貲（ㄗ）財以送其行，哭聲震動天地。緹（ㄊㄧˊ）騎（ㄐㄧˋ）按劍而前，問：「誰為哀者？」眾不能堪，扶（ㄈㄨˊ）而仆（ㄈㄨˋ）之。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，為魏之私人；周公之逮，所由使也。吳之民方痛心焉，於是乘其厲聲以呵（ㄏㄜ），則譟而相逐，中丞匿於溷（ㄏㄨㄣˋ）藩（ㄈㄢ）以免。既而以吳民之亂請於朝，按誅五人，曰：顏佩韋（ㄨㄟˊ）、楊念如、馬杰、

沈揚、周文元，即今之傈(ㄌㄧˋ)然在墓者也。然五人之當刑也，意氣揚揚，呼中丞之名而詈(ㄌㄧˋ)之，談笑以死；斷頭置城上，顏色不少變。有賢士大夫發五十金，買五人之脰(ㄉㄡˋ)而函之，卒與屍合，故今之墓中，全乎為五人也。

嗟夫！大閹(ㄧㄢ)之亂，縉(ㄐㄧㄣˋ)紳而能不易其志者，四海之大，有幾人歟？而五人生於編伍之間，素不聞詩書之訓，激昂大義，蹈死不顧，亦曷故哉？且矯詔(ㄓㄠˋ)紛出，

鉤黨之捕，徧於天下；卒以吾郡之發憤一擊，不敢復有株治。大閹亦逡巡畏義，非常之謀，難於猝發。待聖人之出，而投繯道路，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！

由是觀之，則今之高爵顯位，一旦抵罪，或脫身以逃，不能容於遠近；而又有剪髮杜門，佯狂不知所之者，其辱人賤行，視五人之死，輕重固何如哉？是以蓼洲周公，忠義暴於朝廷，贈謚美顯，榮於身後；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，列其姓名於大堤之上。凡四

方之士，無有不過而拜且泣者，斯固百世之遇也。不然，令五人者，保其首領，以老於戶牖之下，則盡其天年，人皆得以隸使之，安能屈豪傑之流，扼腕墓道，發其志士之悲哉？

故予與同社諸君子，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，而為之記；亦以明死生之大，匹夫之有重於社稷也。賢士大夫者，冏卿因之吳公，太史文起文公，孟長姚公也。

原君

明清文　黃宗羲

有生之初，人各自私也，人各自利也；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，有公害而莫或除之。有人者出，不以一己之利為利，而使天下受其利；不以一己之害為害，而使天下釋其害。此其人之勤勞，必千萬於天下之人。夫以千萬倍之勤勞，而己又不享其利，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。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，許由、

務光是也。入而又去之者，堯、舜是也。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，禹是也。豈古之人有所異哉？好逸惡勞，亦猶夫人之情也。

後之為人君者不然！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于我；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，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，亦無不可。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，不敢自利；以我之大私，為天下之公，始而慚焉，久而安焉。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，傳之子孫，受享無窮。漢高帝所謂「某業

所就，孰與仲多」者，其逐利之情，不覺溢之於辭矣！

此無他，古者以天下為主，君為客，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，為天下也；今也以君為主，天下為客，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，為君也。是以其未得之也，屠毒天下之肝腦，離散天下之子女，以博我一人之產業，曾不慘然！曰：「我固為子孫創業也！」其既得之也，敲剝天下之骨髓，離散天下之子女，以奉我

一人之淫樂，視為當然。曰：「此我產業之花息也！」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，君而已矣！向使無君，人各得自私也，人各得自利也。嗚呼！豈設君之道，固如是乎！

古者天下之人，愛戴其君，比之如父，擬之如天，誠不為過也；今也天下之人，怨惡其君，視之如寇讎（ㄔㄡˊ），名之為獨夫，固其所也。而小儒規規焉，以為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，至桀紂之暴，猶謂湯武不

當誅之，而妄傳伯夷、叔齊無稽之事；視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，曾不異夫腐鼠！豈天地之大，於兆人萬姓之中，獨私其一人一姓乎！是故武王，聖人也；孟子之言，聖人之言也。後世之君，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，禁人之窺伺者，皆不便於其言，至廢孟子而不立，非導源於小儒乎？

雖然，使後之為君者，果能保此產業，傳之無窮，亦無怪乎其私之也；既以產業視之，人之欲得產業

，誰不如我？攝緘縢，固扃鐍，一人之智力不能勝天下欲得之者之眾；遠者數世，近者及身，其血肉之崩潰在其子孫矣！昔人願「世世無生帝王家」；而毅宗之語公主，亦曰：「若何為生我家！」痛哉斯言！回思創業時，其欲得天下之心，有不廢然摧沮者乎！

是故明乎為君之職分，則唐虞之世，人人能讓；許由、務光非絕塵也。不明乎為君之職分，則市井之間，人人可欲；許由、務光所以曠後世而不聞也。然

君之職分難明。以俄頃淫樂，不易無窮之悲，雖愚者亦明之矣。

與友人論學書

明清文　顧炎武

比往來南北，頗承友朋推一日之長，問道於盲。竊嘆夫百餘年以來之為學者，往往言心言性，而茫乎不得其解也。

命與仁，夫子之所罕言也；性與天道，子貢之所未得聞也。性命之理，著之《易傳》，未嘗數以語人。其答問士也，則曰：「行己有恥。」；其為學，則

曰：「好古敏求。」；其與門弟子言，舉堯舜相傳所謂「危微精一」之說，一切不道，而但曰：「允執其中，四海困窮，天祿永終。」嗚呼！聖人之所以為學者，何其平易而可循也！故曰：「下學而上達。」顏子之幾乎聖也，猶曰：「博我以文。」其告哀公也，明善之功，先之以博學。自曾子而下，篤實無若子夏，而其言仁也，則曰：「博學而篤志，切問而近思。」

今之君子則不然，聚賓客門人之學者十百人，「譬諸草木，區以別矣。」而一皆與之言心言性。舍多學而識，以求一貫之方；置四海之困窮不言，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。是必其道之高於夫子、而其門弟子之賢於子貢，祧(ㄊㄧㄠ)東魯而直接二帝之心傳者也。我弗敢知也。

《孟子》一書，言心言性，亦諄諄(ㄓㄨㄣ ㄓㄨㄣ)矣，乃至萬章、公孫丑、陳代、陳臻(ㄓㄣ)、周霄(ㄒㄧㄠ)、彭更之所問，與孟子

之所答者，常在乎出處、去就、辭受、取與之間。以伊尹之元聖，堯、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，而其本乃在乎千駟一介之不視不取。伯夷、伊尹之不同於孔子也，而其同者，則以「行一不義，殺一不辜，而得天下，不為。」是故性也、命也、天也，夫子之所罕言，而今之君子之所恆言也；出處、去就、辭受、取與之辨，孔子、孟子之所恆言，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。謂忠與清之未至于仁，而不知不忠與清而可以言仁者

，未之有也；謂不忮不求之不足以盡道，而不知終身於忮且求而可以言道者，未之有也。我弗敢知也。

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？曰：「博學於文。」曰：「行己有恥。」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，皆學之事也；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、往來、辭受、取與之間，皆有恥之事也。恥之於人大矣，不恥惡衣惡食，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，故曰：「萬物皆備于我矣，反身而誠。」

嗚呼：士而不先言恥，則為無本之人；非好古而多聞，則為空虛之學。以無本之人，而講空虛之學，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。雖然，非愚之所敢言也，且以區區之見，私諸同志，而求起予。

通蔽

清文　方苞

譽乎己，則以為喜；毀乎己，則以為怒者，心術之公患也。同乎己，則以為是；異乎己，則以為非者，學術之公患也。君子則不然：譽乎己，則懼焉，懼無其實而掠美也；毀乎己，則幸焉，幸吾得知而改之也。同乎己，則疑焉，疑有所蔽而因是以自堅也；異乎己，則思焉，去其所私以觀異術。然後與道大適也。

蓋稱吾之善者，或諛侫之虛言也；非然，則彼未嘗知吾之深也。吾行之所由，吾心之所安，吾自知之而已。若攻吾之惡，則不當者鮮矣，雖與吾有憎怨，吾無其十或實有四三焉。與吾言如響，必中無定識者也；非然，則所見之偶同也。若辨吾之惑，則不當者鮮矣。理之至者，必合于人心之不言而同，然好獨而不厭乎人心，則其為偏惑也審矣。

吾友劉君古瑭，行直而清。其為學常自信而不疑

，心所不可，雖古人之說不苟為同也，而好人之同乎己。夫古人之說，不能強吾以苟同，而欲人之同乎己，非心術之蔽乎？知君者，猶以為自信之過也；不知者，將以為有爭氣也。君與吾離群而索居久矣，會有所聞，書以質之。

騾說

清文　劉大櫆

乘騎者皆賤騾而貴馬。

夫煦之以恩，任其然而不然，迫之以威使之然，而不得不然者，世之所謂賤者也。煦之以恩，任其然而然，迫之以威使之然，而愈不然；行止出於其心，而堅不可拔者，世之所謂貴者也，然則馬賤而騾貴矣。

雖然，今夫軼之而不善，櫝楚以威之而可以入之善者，非人耶？人豈賤於騾哉？然則騾之剛愎自用，而自以為不屈也久矣。嗚呼！此騾之所以賤於馬歟？

黃生借書說

清文　袁枚

黃生允修借書。隨園主人授以書，而告之曰：書非借不能讀也。子不聞藏書者乎？七略四庫，天子之書，然天子讀書者有幾？汗牛塞屋，富貴家之書，然富貴人讀書者有幾？其他祖父積、子孫棄者，無論焉。

非獨書為然，天下物皆然。非夫人之物，而強假

焉，必慮人逼取，而惴惴焉摩玩之不已，曰今日存，明日去，吾不得而見之矣。若業為吾所有，必高束焉，庋藏焉，曰姑俟異日觀云爾。

余幼好書，家貧難致。有張氏藏書甚富，往借不與，歸而形諸夢，其切如是。故有所覽，輒省記。通籍後，俸去書來，落落大滿，素蟫灰絲，時蒙卷軸，然後嘆借者之用心專，而少時之歲月為可惜也。

今黃生貧類予，其借書亦類予，惟予之公書，與

張氏之吝書，若不相類。然則予固不幸而遇張乎，生固幸而遇予乎？知幸與不幸，則其讀書也必專，而其歸書也必速。為一說，使與書俱。

觀漁

清文　梅曾亮

漁於池者，沉其網而左右縻之。網之縁，出水可寸許，縁愈狹，魚之躍者愈多。有入者，有出者，有屢躍而不出者，皆經其縁而見之。

安知夫魚之躍而出者，不自以為得耶？又安知夫躍而不出，與躍而反入者，不自咎其躍之不善耶？而漁者視之，忽不加得失於其心。

嗟夫！人知魚之無所逃於池也，其魚之躍者，可悲也！然則人之躍者，何也？

病梅館記

清文　龔自珍

江寧之龍蟠（ㄆㄢˊ），蘇州之鄧尉，杭州之西谿，皆產梅。或曰：梅以曲為美，直則無姿；以攲（ㄑㄧ）為美，正則無景；梅以疏為美，密則無態。固也。此文人畫士，心知其意，未可明詔（ㄓㄠˋ）大號，以繩天下之梅也；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，斫（ㄓㄨㄛˊ）直、刪密、鋤（ㄔㄨˊ）正，以殀（ㄧㄠˋ）梅、病梅為業以求錢也。梅之攲（ㄑㄧ）、之疏、之曲，又非蠢蠢求錢之民

，能以其智力為也。有以文人畫士孤癖之隱，明告鬻（ㄩˋ）梅者，斫（ㄓㄨㄛˊ）其正，養其旁條；刪其密，夭其稚枝；鋤其直，遏（ㄜˋ）其生氣，以求重價，而江、浙之梅皆病。文人畫士之禍之烈至此哉！

予購三百盆，皆病者，無一完者。既泣之三日，乃誓療之。縱之，順之，毀其盆，悉埋於地，解其樓（ㄌㄡˊ）縛（ㄈㄨˊ），以五年為期，必復之全之。予本非文人畫士，甘受詬厲。闢病梅之館以貯（ㄓㄨˋ）之。

烏乎！安得使予多暇日，又多閒田，以廣貯江寧、杭州、蘇州之病梅，窮予生之光陰以療梅也哉？

原才

清文　曾國藩

風俗之厚薄奚自乎？自乎一二人之心所嚮（ㄒㄧㄤˋ）而已。民之生，庸弱者，戢（ㄐㄧˊ）戢（ㄐㄧˊ）皆是也。有一二賢且智者，則眾人君之而受命焉；尤智者，所君尤眾焉。此一二人者之心嚮（ㄒㄧㄤˋ）義，則眾人與之赴義；一二人者之心嚮利，則眾人與之赴利。眾人所趨，勢之所歸，雖有大力，莫之敢逆。故曰：「撓（ㄋㄠˊ）萬物者莫疾乎風。」風俗之于

人之心，始乎微，而終乎不可禦者也。

先王之治天下，使賢者皆當路在勢，其風民也皆以義，故道一而俗同。世教既衰，所謂一二人者，不盡在位，彼其心之所嚮（ㄒㄧㄤˋ），勢不能不騰為口說，而播為聲氣。而眾人者，勢不能不聽命，而蒸為習尚。于是乎徒黨蔚（ㄨㄟˋ）起，而一時之人才出焉。有以仁義倡者，其徒黨亦死仁義而不顧；有以功利倡者，其徒黨亦死功利而不返。「水流溼，火就燥。」無感不雠（ㄔㄡˊ），所從來

久矣。

今之君子之在勢者，輒（ㄓㄜˋ）曰：「天下無才。」彼自尸（ㄕ）於高明之地，不克以己之所嚮（ㄒㄧㄤˋ），轉移習俗，而陶鑄（ㄓㄨˋ）一世之人；而翻謝曰：「無才。」謂之不誣，可乎？否也！十室之邑，有好義之士，其智足以移十人者，必能拔十人之尤者而材之。其智足以移百人者，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。然則轉移習俗而陶鑄（ㄓㄨˋ）一世之人，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；凡一命以上，皆與有責

焉者也。

有國家者，得吾說而存之，則將慎擇與共天位之人；士大夫得吾說而存之，則將惴惴乎謹其心之所嚮，恐一不當，而壞風俗，而賊人才。循是為之，數十年之後，萬有一收其效者乎！非所逆睹已。

塊肉餘生述前編序

清文　林紓

此書為迭更司生平第一著意之書，分前後二編，都二十餘萬言。思力至此，臻絕頂矣！古所謂「鎖骨觀音」者，以骨節鉤聯，皮膚腐化後，揭而舉之，則全具鏘然，無一屑落者；方之是書，則固赫然其為鎖骨也。

大抵文章開闔之法，全講骨力氣勢，縱筆至於灝

瀚，則往往遺落其細事繁節，無復檢舉，遂令觀者得罅而攻。此固不為能文者之病，而精神終患弗周。迭更司他著，每到山窮水盡，輒發奇思，如孤峰突起，見者聳目，終不如此書伏脈至細：一語必寓微旨，一事必種遠因，手寫是間，而全局應有之人，逐處湧現，隨地關合。雖偶爾一見，觀者幾復忘懷，而閑閑著筆間，已近拾即是，讀之令人斗然記憶；循編逐節以索，又一一有是人之行踪，得是事之來源。綜言之，

如善奕之著（ㄓㄨㄛˋ）子，偶然一下，不知後來咸得其用，此所以成為國手也。

施耐庵著（ㄓㄨˋ）《水滸（ㄏㄨˇ）》，從史進入手，點染數十人，咸歷落有致。至於後來，則如一群之貉（ㄏㄜˊ），不復分疏其人，意索才盡，亦精神不能持久而周遍之故；然猶敘盜俠之事，神奸魁（ㄎㄨㄟˊ）蠹（ㄉㄨˋ），令人聳懾（ㄓㄜˋ）。若是書，特敘家常至瑣至屑無奇之事蹟，自不善操筆者為之，且懨懨（ㄧㄢ ㄧㄢ）生人睡魔；而迭（ㄉㄧㄝˊ）更司乃能化腐為奇，撮（ㄘㄨㄛˋ）散作整，收五蟲

萬怪，融匯之以精神，真特筆也。史、班敘婦人瑣事，已綿細可味矣，顧無長篇可以尋繹。其長篇可以尋繹者，唯一《石頭記》，然炫語富貴，敘述故家，緯之以男女之豔情，而易動目。若迭更司此書，種種描摹下等社會，雖可噦可鄙之事，一運以佳妙之筆，皆足供人噴飯。英倫半開化時民間弊俗，亦皎然揭諸眉睫之下；使吾中國人觀之，但實力加以教育，則社會亦足改良，不必心醉西風，謂歐人盡勝於亞，似皆生

知良能之彥，則鄙人之譯是書，為不負矣。

閩縣林紓敘於宣南春覺齋。

養五德一者溫厚二者善
良三者恭慎四者節儉五
者忍讓
修六和一者見和同解二者
戒和同修三者身和同住四
者口和無諍五者意和同悅
六者利和同均

修小禮行小

義飾小廉謹小恥

禁微邪此是勸勉

之道治之本也

管子

日是好日時是
好時人是好人事
是好事順逆皆佳境惡
善咸良緣若能轉境界
是人同如来 [illegible]